抗戰戲劇叢書之六

奸漢

陳白塵著

華中圖書公司印行

1938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奸　漢

陳白塵著

抗戰戲劇叢書之六

CENTRAL LIBRARY
國立中央圖書館
R.O.C.

中華圖書公司印行

1938

CENTRAL LIBRARY
中央圖書館
R.O.C.

854.8
8763:2-

漢奸目次

一・漢奸(四幕劇)・・・

第一幕……（七七）
第二幕……（九五）
第三幕……（一一八）

「漢奸」題記

這兒所集的兩個多幕報告劇，是八·一三以後所寫的。——當時同某一劇團西上四川，担任編導部工作，爲了急於上演，臨時「趕起」出來的貨色。

「蘆溝橋之戰」在「文學」上發表及在渝蓉兩地公演時，曾經一再說明它和全上海劇作者集體創作之「保衛蘆溝橋」的血緣關係。當劇團西行時，蘆溝橋雖不幸失守，但換來了全面抗戰。這使每一個中華民族的子孫，都在悲痛中奮昂起來。記得大世界炸彈事件的當日向晚，一個腿部受傷的工友，一邊拔扶着他的老母在路上找尋當夜住宿地的時候，臉上却露着得意的笑。向路人講述着我們空軍如何英勇地轟炸出雲艦的情形，——眞使你在他的笑顏裏就看出了新中國的曙

光了。——這，是中國英勇的抗戰民衆的樂觀的笑，是決心抗戰，具有最後勝利之最大信心的中華民族的笑！——我們需要這種咬緊牙關，笑爲勝利的明天而歡喜的笑。我們雖不是不需要高舉鐵拳的怒吼，但堅强我們長期抗戰與最後勝利之獲得的信心，是更切要於這種打算。但動手以後，一以牽動太多，劇本的面目全非，二以這樣的改作，難於保衛蘆溝橋第三部改寫作獲得，事實上也不能獲得全體作者的同意；且以畫蛇添足，不能施別人下水。便以個人名義，整個重寫過，成此蘆溝橋之戰。當在第二幕裏仍多少保存原劇第二部的「漢奸」和「蘆溝橋之戰」一樣。僅一未經藝術加工的報告劇而已。在抗戰以後，日本强盜所加於我們的暴行，是罄筆難書的。這里，只想把那屠殺奸淫的獸行，作個比較連串的報告，以加强對於日本强盜之認識與憤怒，別無他求。雖以「漢奸」命題，但對於漢奸之描畫，實在太寬容了它！——這，我企圖在新作「風暴」

中去贖我的過失了。

前者是在臨啓程時逼出，後者是在後台化裝室的嘈雜空氣中趕成。其潦草的程度，說來自己也覺汗顏。但如今結集出版，雖也可以美其名曰「略以救濟劇本荒，一但在我個人，最重要的原因，還是給在那劇圈中的一段「鬥爭」生活留一印痕而已。

白屋一九三八·五·一九·重慶

CENTRAL LIBRARY
TAIPEI

漢奸（四幕劇）

第一幕

時：滬戰中某夜

地：上海租界內

人：李大爺

老鴉

翠紅

花寶寶

CENTRAL LIBRARY 中央圖書館 1908

愛娟　妓院。

胡二爺

劉三

小三子

景　一個中等電燈也關着，遠遠砲聲不絕。

（開幕）

（房間裏沒有人，聲響，有人叫喊。）

（突然，外邊樓梯，樓上廂房裏坐一翠紅一花寶寶

老鴇的聲音：李老爺，李老爺來！全上來！全上來！

了。

（有女人應聲）

（門口伸進一隻手，拙開電燈。）

（李大爺：三十多歲，頭戴黑呢帽，身穿中國式馬褂呢夾大衣，裏面襯的是玄色嘰夾袍。腳穿薄底緞鞋——急急忙忙地走進來。）

（後面跟進來老鴇——三十多歲，正是個半老徐娘——一邊招呼李大爺坐，一邊動手替他脫夾大衣。）

老鴇：（酸溜溜地）請坐，請坐，唷！今日是什麼風把你吹來啦？

李大爺：（向床上一倒）胡二爺跟劉三來過嗎？——哎呀呀，我的媽呀！

老鴇：哨！看累的！昨兒夜裏在那個騷貨家住的？說呀！

李大爺　媽的，別胡扯！問你正經話，胡二爺跟劉三來過沒有？

老鴇：沒來過！你說呀，這些日子怎麼不來？

李大爺：（有點厭膩）這些日子你那死王八男人不是來家了嗎？

老鴇：呸！（對他的屁股打一個巴掌。）死鬼。

李大爺：嘖！唉唉唉，他媽的你是臘月裏生的？動手動脚的幹嗎呀？

老鴉：嘖！死沒心的東西！老娘的錢給你騙光了，你還來做什麽？

李大爺：（跳起來）放你媽的屁！老子這一年用過你的錢沒有？

老鴉：嘿、嘿，你李大爺現在還不抖嗎？跟東洋人軋上朋友了，大把洋錢朝口袋裏裝，還認得我馬大嫂嗎？

李大爺：（怒）媽的皮！你說什麽？

老鴉：哼！可是我馬大嫂眼睛是玻璃的，什麽看不明白？不用說你不來，來了還是爲我嗎？——哼，人老珠黃不值錢嘍！……

李大爺：（拍桌子）少嘀咕！

老鴉：狠什麽？我又沒說你跟東洋人打交道……

李大爺：（掏出手槍）再說！

（老鴉怒目而視）

（一陣樓梯聲，許多女人一片聲音上來。）

女人聲：李老爺！李老爺！……

老鴇：死婊子！到這會兒才上來，看你李老爺等得生氣了！

（翠紅，花寶寶和一個新妓女愛娟進來，翠紅和花寶寶一進門就撲到李大爺身上去，愛娟却緩步地走過來。）

（外邊賣晚報賣五香茶葉蛋的叫喊聲，以及許多淫靡的歌聲不斷地傳進來。）

翠紅：李老爺，你替我打的金戒指呢？拿來，拿來！

花寶寶：手錶帶來沒有？（動他的衣袋）

李大爺：別吵！別吵！都有！都有！

翠紅：拿來呀！拿來呀！（動手翻他衣袋）

愛娟：（慢吞吞地）喲，李老爺你來啦！

李大爺：（學她）喲，李老爺你來啦！怎麼樣？沒勁兒啦！

愛娟：李老爺你眞會罵人！

翠紅：別胡扯，金戒指拿來呀！

寶寶：（扯住他）手錶到底給不給？

李大爺：（摸摸翠紅和花寶寶的嘴吧，走向愛娟）別吵，別吵——愛娟，你過來！

愛娟：（做作的愛嬌）過來就過來！——怎麼？

李大爺：（指大腿）坐下來！

愛娟：坐下！（坐在他的左腿上，替他點香煙）

翠紅：（向李）算了吧！金戒指，嘿！別做夢了！我們走！

花寶寶：李老爺儘騙人！

李大爺：走？誰走就打斷誰的腿！

翠紅：不走？戒指呢？

李大爺：金戒指？媽的，你曉得租界上大銀樓都關了門麼？——你當你李老爺有的是錢，還買不起金戒指跟手錶嗎？——他媽的

（掏出一捲鈔票）看，老爺有的是錢，還買不起金戒指跟手錶嗎？——他媽的

，沒見過世面的東西！一來就要這樣，要那樣，連他媽的盤子都忘了！（向愛娟）

吶，（給她一疊鈔票）給你！

愛娟：喲嗬！李老爺，別生氣，連我也忘了。（向翠）盤子！

翠紅：（向外叫）盤子！

外邊聲音：嚷！

愛娟：李老爺消消氣，人家也是跟你開玩笑的，當什麼眞呢？——翠紅，寶寶，過來替李老爺賠個禮！（翠紅寶寶走過來。）

花寶寶：（摸他的胸）唷，我們說的玩話嘛！

翠紅：唷，李老爺眞生我們的氣啦！（慢慢走過來）

李大爺：（恨恨地）去罷！去罷！

外邊聲音：來啦！

（翠紅，寶寶去接了瓜子盤子和手巾來）

翠紅：李老爺！揩臉。

愛娟：床上躺罷！

李大爺：（捧了手巾）寶寶，替我搥腿。你替我搥搥背，愛娟。

花寶寶：是了。

愛娟：好。

（於是躺在床上。將翠紅丟在一邊）

愛娟：（一邊替他搥背）李老爺，我問你一句話……

李大爺：什麼？

愛娟：李太太還常常出來找你嗎？

李大爺：（討厭）你問她幹嗎？

愛娟：（撒嬌）我要問她，我吃醋麼！

李大爺：他媽的少管閑事！（笑起來）

愛娟：我要問問嘛！

李大爺：讓我吸烟呀！

愛娟：告訴我，才讓你吸！

李大爺：他媽的，——她早不敢出來了！

愛娟：吹牛皮，說大話——她爲什麼不敢？

李大爺：鬧北在打仗，她怎麼敢出來？

愛娟：鬧北打仗！……那您怎麼敢出來？

李大爺：我？（狂笑）哈哈！打仗還能管得住我李大爺麼？

愛娟：您不是也住在中國地界麼？

李大爺：嘿！別說我此刻不住在中國地界了，就住在中國地界，誰還敢攔我上租界上來麼？

愛娟：日本人准你走麼？

李大爺：日本人？嘿！（突然轉口）他媽的你問這些幹嗎？（看翠紅在閑着）喂，睡着了麼？唱個小曲兒！

翠紅：（悶悶地）噢，（走向外邊去招呼了一聲）

李大爺：唱什麼？

李大爺：隨你！

翠紅：（又向外招呼一聲，外邊拉起二胡，便唱起哭七來）

（李大爺聽着，一邊拍着大腿。）

（唱着，唱着，外邊大砲不斷地轟起來。）

翠紅：（唱不成聲，慢慢地哭了）嗚嗚嗚……

李大爺：她媽的，你想死啦？

翠紅：（哭泣）……

愛娟：（跑下來）怎麼嗤你？

花寶寶：翠紅，又想起什麼啦！

翠紅：大砲，……我，怕！

李大爺：（怒）他媽的，蠢貨！租界上怕什麼？

翠紅：（還是哭）……

愛娟：別哭！李老爺又生氣了！

翠紅：（還是哭了）我爸，我媽，都還在閘北沒逃出來哩！……

李大爺：（跳起來）他媽的，不早說！——哭，有什麼用？住嘴！

愛娟：哦！李老爺，你能搭救搭救她麼？

李大爺：搭救她？他媽的，哭！穢氣透了！我還搭救她？

愛娟：喲呀！大人不計小人過，你高抬貴手救救她吧！東洋人都不敢攔阻您，搭救

兩個人算什麼？

李大爺：（吃驚）什麼？誰說東洋人不敢攔阻我？

愛娟：嘿，你眞是好記性，才說的話就忘記了。

李大爺：哦！那……不是說的東洋人！

（老鴇上）

老鴇：李老爺，胡二爺來了，要跟你談談，請到這兒來麼？

李大爺：。請他進來。

老鴇：要教愛娟她們出去麼？

李大爺：（遲疑）好，教她們出去！你去請胡二爺。

老鴇：愛娟，你們替我出去，李老爺要會客。（她們出去了）

老鴇：（看了他一會兒）我說呀，李大爺，這地方您以後也別來了。我馬大嫂也沒這個福氣，要你來看我，愛娟呢，是我新買的姑娘，上海一打仗還沒好好地做過生意，她是我的搖錢樹，您也別打她的主意，她也不會像我那末傻，有冤錢來貼你！

李大爺：閉着你那張老鴉嘴，行嗎？

老鴉：我閉不上！我不閉上，怎麼樣？你用手槍打死我吧！打死我罷！

李大爺：再喊！

老鴉：我偏喊！我不怕！我沒跟日本人……

李大爺：（按住他的嘴）你要壞我的事，（掏手槍）教它送你上西天！

（胡二爺！吃得醉醺醺地上）

胡二爺：哈哈，老李我說怎麼不出來，還躲在這兒跟老相好的談心哩！哈哈……

老鴉：哼，老相好的？胡二爺，過時啦！（轉身下）

胡二爺：哈哈……老相好的還鬧別扭哩！

李大爺：二爺，別開心啦！舖上躺！——有什麼事麼？

胡二爺：嘎……事情是有的……可是，怎麼啦！老相好的？（豎小姆指，笑）

爲要了那個小的？

老相好的鬧翻啦。……還是

李大爺：二爺，別談！——是山田先生找我麼？

胡二爺：是的，山田先生剛才碰見我，就談到你……可是那個小的怎麼樣？能讓我看看麼？哈哈，你吃了他媽的多少酒！到底山田先生有什麼事沒有？

李大爺：嘐嘐二爺，你吃了他媽的多少酒！到底山田先生有什麼事沒有？哈哈！我老胡不會割你的靴子的。你讓我看看麼？有是有的！可是，……哈哈！我老胡不會割你的靴子的。你讓我看

胡二爺：事麼？喂，叫出來！

看怕什麼呢？

李大爺：（急）哎呀！要命！老胡，怎麼啦，你把他媽的公事辦完了再聊天好吧？

——山田先生到底有什麼事？你曉得東洋人辦事是頂守時刻的！

胡二爺：（驚醒）哎呀！……你談起時刻我倒想起來了！山田先生剛才對我說，要你到他家裏去……時間是……（拍腦袋）哎呀！是幾點鐘呀……是八點……八點……

李大爺：（看手錶）哎呀！八點鐘麼？……

胡二爺：（拍腦袋）嚷嚷！你別着急，讓我想想呀！

李大爺：（急）老胡！你想誤我的事麼？到底是幾點鐘呀？

胡二爺：（悠然地在思索）哦！想起了是八點三十五分！

李大爺：哎呀！已經八點四十分了（跳起就跑）遲了！遲了！（衝出門去）誤了他媽的事啦！

（愛娟衝上）

胡二爺：（大笑）哈哈！……看你嚇的，東洋人也是人，怕什麼呢？

愛娟：嗡，胡二爺，誰怕東洋人？

胡二爺：什……麼？沒什麼！哦！你就是新來的，被我們李大爺看中的那個……那個愛娟麼？哈哈！眞漂亮！……

愛娟：我就是愛娟！可是二爺，你別胡扯！你剛才說誰怕東洋人啦？（撒嬌）告訴我嘛！

胡二爺：（得意）哈哈！……（摸了她一下嘴巴）好嫩的豆腐啊，好嫩的豆腐啊！

……

愛娟：胡二爺，你是說李大爺怕東洋人麼？

胡二爺：（吃驚）什……麼？我沒說——我沒說什麼東洋人——我眞沒說——我說愛娟兒呀！你碰到我們李大爺，眞是好福氣——你管這些事幹嗎呢？——我說愛娟兒呀！你碰到我們李大爺，眞是好福氣——將來做太太，住洋房，坐汽車，再生他媽幾十個兒子，那眞是後福無窮呀！哈哈……

愛娟：後福！二爺，你說李大爺要做官麼？

胡二爺：官，還會少了麼？東洋……嗳！我說到那兒去啦？哦，哦，……我還有事哩。（衝出去，在門口遇見了老鴇）

愛娟兒，回頭見。

老鴇：二爺，不再坐一會兒嗎？

胡二爺：唔，馬大嫂，回頭見，回頭見——喂，馬大嫂，你怎麼比前天又胖啦？到

既吃什麼東西補的？

老鴇：吃什麼？還不是吃的飯嗎？——醉鬼！

胡二爺：哈哈！人家吃的西洋參，你該是吃的東洋參罷？哈哈！（摸一下她的嘴巴，下）

老鴇：死人！滾罷！——滾罷！——啃局皮的傢伙！

（外面有唱小曲及高呼接客的聲音）

（愛娟正欲轉身出去。）

老鴇：（叫住她）愛娟，來。——他跟你說些什麼？

愛娟：沒有什麼，——就是說李老爺要做官了，——哦，姆媽，李老爺眞要做官了麼？

老鴇：盡是醉話！——唉，跟他眞是一對兒！

愛娟：（親熱地）姆媽，跟誰一對兒？李老爺麼？

老鴇：（嘆氣）唉！

愛娟：（乘機進攻）唉！真是的，李老爺這個人太沒良心了，姆媽對他還不好麼？

此刻簡直是……唉！

老鴇：唉，愛娟你是新來的，你還不知道我們以前的事哩！

愛娟：我都知道，姆媽，寶姐們都告訴我了，我眞替你生氣。

老鴇：（恨恨地）挨殺的！我馬大嫂混人兒混了一輩子，沒受過這樣的罪，總有一天我教他栽在我手裡！哦，愛娟，（拉住她的手）好孩子，你跟我說實話，他對你怎麼樣？

愛娟：姆媽我不敢瞞你，自從前天見了我面，他就跟我胡纏，可是姆媽，你想想看，我還敢惹他麼？哼，我才不上當哩！只要有天碰到我手裏，姆媽，我替你報仇！

老鴇：（驚）哦！

愛娟：（掏出一扎鈔票）姆媽，吶，這是他給我的三百塊錢：你收着吧。就算這沒良心的報效你的罷！

老鴇：（又驚又喜）哦，好孩子！你自己收着用罷，這是他給你自己的。

愛娟：媽，你跟我客氣什麼呢？你在他身上花了不少冤錢了！這就算是我孝敬你的也不算多呀！

老鴇：可是這，這，孩子，你眞是好心腸。

愛娟：這算什麼呢？唉，我眞替你生氣，我眞想替你報仇！哦，阿媽，他可有什麼把柄抓在你手裡沒有？

老鴇：把柄——，有的是！說別的，單不說他跟東洋人打交道，就够要他的狗命！

愛娟：（故作驚惶）哎喲．他跟東洋人打交道？——那不就是漢奸了麼？

老鴇：（制止）別吵．他的事情多着哩．

愛娟：姆媽，你能講點給我聽麼？

老鴇：唉，今兒我沒精神了，明兒再跟你談。

愛娟：（失望地）好，明兒再談……可是，姆媽。

（外邊有淫浪的笑聲）

老鴇：什麼？

愛娟：（撒嬌）他今兒夜裡，想住在這兒，我不願意……（要哭了）

老鴇：好孩子，別難過。別說你不願意。你就願意，我還不願意哩。放心，什麼事放在我身上。他要動一動你，我教他死給你看。

（李大爺領着劉三上，李大爺手裏抱了大包裹。）

李大爺：胡二爺呢？胡二爺呢？這個混蛋傢伙。

愛娟：胡二爺去了。（留戀着不走）

老鴇：（拖愛娟）走罷！

李大爺：他媽的，人家東洋人頂守時刻，他媽的他灌了一肚子尿差點兒把我的事誤

了。

劉三：是呀，大爺，別說東洋人了，就是我劉三吧，這兩年也悟得守時刻了，看我今兒早就在門外等着你啦。

李大爺：哎喲，我的媽，（倒在床上）怎麼啦？人找到嗎？

劉三：早就找到了，大爺，我費了三天功夫！……

李大爺：別嚕囌！人呢？

劉三：人早帶來了，小的怕你麻煩，叫待在外邊哩。

李大爺：別說廢話，帶進來。

劉三：（向外）小三子，進來。

（小三子——是一個十二三歲的窮苦孩子，帶了隻口袋上）

李大爺：講明白了麼？這孩子怎樣？個兒小不惹眼。

劉三：大爺你看，這孩子跟着你混混事兒，此刻

劉三：什麼都明白了，你交代東西罷。

李大爺：小三子，走過來，（孩子走近）

李大爺：（又忙去關門，背了身，將許多東西放在口袋裏）

小三子：（畏縮地）是，（愛娟在門外一幌）

李大爺：你把這袋枱子替我送到閘北去，地方，劉三會告訴你，你今兒夜裏把他滯回家，明兒晚上八點鐘送去，懂了嗎？

小三子：（點頭）懂了，老爺。

李大爺：明兒送到了，就給你兩塊錢。可是一準八鐘點，不許遲一刻。

小三子：是，老爺……（哀求地）錢，今兒給我罷。……

李大爺：放屁。明兒送到了拿。

小三子：老爺，我媽在家裏等錢買米哩，我們餓了三天了……

李大爺：……吶，先拿一塊錢去，那塊錢等送到了拿，但有一樁，八點鐘不送

到我要你的命。

小三子：（接了錢，背起那沉重的袋子）三爺，在哪兒？

劉三：你走呀。（小三子下）

劉三：大爺在這兒，小的走了。

李大爺：明兒再替我找三個孩子——替我叫愛娟進來。

劉三：是，是，是，明兒見，大爺。（下）

（李大爺倚在桌旁抽煙，數着鈔票）

（愛娟輕手輕脚地溜進來，在床上床下翻看了一陣，毫無所得）

李大爺：（焦急）他媽的，還不來？（一轉眼見愛娟）咦！他媽……

愛娟：哎喲，李老爺，你那兒去了？教我等了這老半天！

李大爺：他媽的，快來，老子累了！

愛娟：又是你太太來找你了，是罷？

李大爺：他媽的，又講廢話了，老子告訴過你了，她還待在中國地界哩，怎麼會到租界上來呢？（燃香烟）

愛娟：那你那兒去啦，我不吸烟了。

李大爺：你別管！嗅，不吸烟。——那末吃柚子罷？

愛娟：好，不吸烟就吃柚子？

李大爺：（一驚）吃柚子？你不是拿了一包柚子嗎？

愛娟：咦？李大爺你今兒怎麼啦，剛做的事就忘記了……哦，那個柚子拿……拿走了！

李大爺：柚子？——又拿給你太太去了，是不是？

愛娟：拿走了？拿給誰去了？——是不是？

李大爺：嗅——嗅！告訴我你怎麼啦？我怎麼會送給她呢？別胡扯！

愛娟：（追問）那送給誰了？——告訴我！

李大爺：（拖開她）嗅，管這些幹嗎？去！老子累了，睡覺去！

愛娟：（故意延宕）我還沒累哩！好，再吸枝煙談談多歷好。

李大爺：他媽的，老子不要吸烟，聽見嗎！

愛娟：好，不吸煙就談談罷！

李大爺：他媽的，談個屁！老子要睡覺！聽見嗎？

（老鴇突然在門口出現）

老鴇：（冷冷地）李大爺，你還讓不讓我吃這口飯？

李大爺：（跳起來）你又想幹嗎？

老鴇：我不幹嗎，只請你李老爺賞我們一口飯吃！愛娟這孩子是我才買的清倌人，我要在她身上撈本錢哩。我不能眼看她再上你的當！

李大爺：放你媽的屁！他媽的你是開窯子還是在做官？！你放出價錢來！三千，五千，老子買你的！

老鴇：錢多是你的，老娘不賣！你怎麼着？

李大爺：（將手槍棹上拍）不管也得管，老子買定了！（強暴地拖愛娟）跟我走！

愛娟：（狂叫）媽媽！

老鴿：（衝上去拖住愛娟）你敢動一動她，我要你的命！

李大爺：（一腳踢倒老鴿）滾你媽的！老子先要你的命！

老鴿：（狂叫）好，你打，打死我罷！打死我罷！我不要這條命了！我跟你拚了罷！

（在地上滾）你狗入的沒良心！你狗入的當漢奸！

李大爺：（大喝）住嘴！

老鴿：你狗入的當漢奸！你狗入的跟東洋人……

李大爺：（一槍）去你媽的，（老鴿死，愛娟奔去）

愛娟：喲呵！……鴿媽！（樓下一片聲音，奔上樓來。李跳出窗外）

愛娟：（轉身追索）捉漢奸呀！捉漢奸呀！……

（閉幕）

第二幕

時：第二日晚

地：閘北，中國軍隊的陣地內

人：李大爺
胡二爺
李老頭
劉三
小三子的媽
小三子
吳招弟！即第一幕愛娟
中國兵一

中國兵二

景：一座水泥橋的側面，舞台左部是條小河

（開幕。遠處砲聲不斷在響，直到閉幕爲止）

李大爺和胡二爺坐在橋肚下石墩上，劉三跨坐在橋欄

聲）

胡二爺：（低聲哼着）

毛延壽哇！我把你個賣國的奸

李大爺：（揍他一拳）他媽的，別唱！

胡二爺：再不唱，悶死了！

李大爺：他媽的，忘了這兒是什麼地方啦？——這是華界

劉三：（吹口哨）噓……（衆默）

（稍停劉三向下搖手李胡作唾棄狀）

呀！我的二爺！

胡二爺：（停了一會兒，又忍不住了）毛延壽哇……

李大爺：（又是一拳）你不能不唱嗎？

胡二爺：咦咦，李大爺，你今兒是那兒來的一股勁兒？

李大爺：我的二爺，你不能唱別的戲嗎？

胡二爺：除了罵毛延壽我就不會唱。

李大爺：不會唱，就別唱，他媽的東西還沒有，不曉得出了什麼亂子了，還樂哩！

那小像伙又不曉得靠不靠得住，這眞是他媽的——

劉三：（溜下來陪着笑）影子也沒有，大爺。

李大爺：又是他媽的你做的好事！不送來，老子要你的命！

劉三：大爺你別冒火，那小子年紀小，說不定走累了，遲了一步！

李大爺：媽的，遲了一步，——老子跟東洋人說話，也好說『遲了一步』嗎？他媽的眞沒辦法！中國人不守時刻！

胡二爺：噯！東洋人做件事眞比我們强。

李大爺：還待在這兒幹嗎，上去把風呀！

劉　三：是是。大爺，你別冒火呀，我上去就是了。

李大爺：（向胡）引線呢？

胡二爺：在這兒（從腰裏掏出三根炸彈引綫）

李大爺：先把引綫拉好，等炸彈來馬上就裝。

胡二爺：（解引線，左解不開，右解不開，纏住了）眞討厭，逼賓貝繩子纏死人！（感慨）媽的，更深夜半，跑到這兒幹嗎？

李大爺：二爺，你眞胡塗！我們來幹嗎，你還不知道。

胡二爺：炸這座橋嗎？這怎麼不知道，我是說八九點鐘，幹嗎不到酒店裡去坐，却在這兒活受罪。

李大爺：他媽的，你不幹這差事，上酒店裏去喝尿。

胡　爺：豐泰酒店裏賒兩斤酒還不算回事！

李大爺：別咕嚕，二爺，你不幹，就走！

胡二爺：走？——已經來了，望那兒走？——幾點啦？

李大爺：（看手錶）哎呀！約他狗入的八點鐘，這已經八點半了！——劉三，怎麼啦？

劉　三：（突然吹口哨）噓！（緊張沉默，李胡藏入橋下）

（半響之後。）

劉　三：（揉眼看了許久）他媽的，（向下）出來，出來，是他媽的一顆樹影子！

李大爺：（氣憤地）媽的皮，你想死啦？

胡二爺：你跟老子開玩笑嗎，小子？

劉三：我看錯了，二爺，我要存心開玩笑是王八蛋！（有老人咳嗽聲）

劉三：噓！……

（衆人急藏起。劉三看一眼也走下橋）

（李老頭上）

李老頭：哦……那不是劉三麼？

劉三：哎呀呀！你老爹也怎麼到這兒來啦？

李老頭：好了，我找到根了！我找到根了！

（李大爺探出頭來聽）

劉三：什麼根呵？李老爹！

李老頭：劉三，你也別裝佯！我兒子在那兒，快告訴我！快告訴我！

李大爺：（向劉三作擺手勢）……

劉三：（向下看）我不知道，李老爹。

李老頭：你不知道？你整年整月地跟着他靠吃靠喝，會不知道？你騙鬼嗎？

李大爺：（向上作手勢，叫他走過橋去）……

劉二：（還不敢向下看）李老爺，我眞正不曉得，我要曉得，他在那兒。我是狗入的！

李老頭：你別賭咒，你們光根賭咒如同吃肉，我還會上你當？說罷！說罷！我兒子在那里？你不告訴我！我就跟你拚了這條老命！好嘛，你們圍住他在外邊大吃大喝，狂嫖濫賭，把一個家都不要了！東洋鬼子把閘北這一帶轟成這個樣子，他連家也不回，就跟你們在外邊鬼混，教我在家裡吃什麼呀！

劉三：（向下看一眼）……

李老頭：（也急向下一看正看見了李大爺），啊，小雜種！你嘛！你嘛！（衝下橋來）你連老子也不要了，你的女人兒子也不要了？你還有心肝嗎？啊！啊！啊！

李大爺：（無可奈何地跑出來），爸爸，別鬧，別，別鬧呀！

李老頭：你替我回家去！

李大爺：我有要緊的事呀！

李老頭：要緊的事？還有吃飯要緊嗎？你的女人在家裏病得不起床，你的兒子跟我餓得斷了糧，東洋鬼子打仗了，人家都搬進租界了，我們搬也搬不動，走也走不了，你一連兩個日不回家，你是要餓死我們呢？還是怎麼？

李大爺：你要什麼！說罷，別鬧呀！

李老頭：我要你回家，我老了，不中用了，餓就餓死罷！可是，你親生的兒子都不要了嗎？

李大爺：我沒說不要，我回家去好了。

李老頭：那就走哇！替我走！

李大爺：此刻怎麼走，我還有他媽的公事哩！

李老頭：你有什麼公事，你除了賭錢，喝酒，抽大煙，嫖女人，還有什麼公事？你的事我還不知道嗎？

劉三：李老爹，我們李大爺，自從上海打起仗來，學好了：此刻都有公事呀！你看

我們在這兒埋炸彈哩！

李老頭：埋炸彈，做什麼？

李大爺：（向劉三丟眼色）……

劉三：埋炸彈，炸這座橋呀！

李老爺：炸橋，又幹嗎？

劉三：爲了……，爲了東洋人要過這座橋呀！

李老爺：爲了東洋人要過這座橋！

胡二爺：嗯，對了。

李老頭：哼，我不信，我不信，你們這幾個人會做這樣的事。

李大爺：爸爸，眞的，騙你做什麼？（掏出一扎鈔票）吶，這兒一百塊錢，先拿回家去用，今晚我就回家，明兒搬進租界去，好了罷！

李老頭：（拿了錢）你哪兒來的這麼多錢啊？

李大爺：哎呀，眞麻煩！拿去用就是了。

劉三：你就告訴老爹去罷，這是上頭賞的。

胡二爺：嗯，這是上頭賞的。

李老頭：賞的？

劉三：李老爺，你回去罷，這座橋一會兒就要炸了，

了。

，您向我要人就是了。

胡二爺：嗯，對了，老李今晚不回去，您向我們倆要

就罷了，可是你記着，你的女人

李老頭：眞有公事，我還得回去看看他們……你

餓了三天三夜啦！病了二，十多天啦！你的兒子也

心啦！（下）

李大爺：我回來就是了（等李老頭去遠了）他媽的，倒

看，走了風沒有？

（劉向橋上去，正過着一聲吆喝「站住！」）

（李胡急藏入橋下）

劉三：老百姓。

（兩個中國兵從橋的另一端上）

兵一：老百姓，我曉得你是老百姓。——晚上在橋頭上幹嗎？

劉三：（做可憐相）哎呀，老鄉，我不在橋頭上蹲蹲還到哪兒去呀！可憐我一家大小十幾口子都讓日本鬼子殺光啦！房子也燒了，沒吃沒喝，老鄉，你叫我怎麼辦啦？（哭）老鄉，你可憐可憐我罷，幫我一點忙，幫幫我的忙罷！——（牽兵一衣）

兵二：別裝算，讓我搜搜！（摸他身上）

劉三：老鄉，幫幫忙罷，可憐我三天三夜沒有喝過一口呀！

兵一：幫忙？——咱們當弟兄的還有錢幫你的忙？去罷，去罷，找難民收容所去罷！

劉三：難民收容所？！——唉，老鄉，我走不動呀！讓我這兒歇歇罷！（頹然倒在棚桿上）唉，要命呀！……

兵一：好，歇歇快走罷！這兒不是歇的地方。

兵二：（向橋下尋視一番）還有人沒有？

劉三：是的，老鄉，我走。

兵二：（向劉仔細看看）快點走！

（兵下）

劉三：是，是。（等兵去遠了，才起來，揩汗）哎呀，我的媽！（走下橋來向兵的後影子吐唾）去你的皮！（然後向下招呼）嘘！

李大爺：（探出頭來）怎麼樣？他媽的壞了事麼？

劉三：（溜下來）大爺，好網不拿魚——壞兆，有人抄靶子，別是走了風吧？

李大爺：他媽的，小三子這會還不來，就不是好兆——他媽的，這是你幹的好事，

好罷，同頭算賬，——二爺，快走，這地方壞了。

胡二爺：（恐怖地）壞了？這怎麼辦？

李大爹：快走！換地方！

（三人向右溜去）

（河水激動聲，小船攏岸聲，有人影在河岸上出現，繼又隱去）

（小三子扛了口袋壓得他快走不動路子。一步一拖地從左邊走上來。後面跟着他那病得不成人形的母親，幫他扶那袋）

小三子：（足下一軟，跌在地上，）媽，我走不動了！

小三子的媽：哎呀！三子，怎麼啦！（扶他起來）唉，讓媽來揹一揹吧！

小三子：（掙扎着奪過口袋）不。媽你病了。你不能揹！還是我來罷！（勉强揹起口袋。）

媽：怎麼還沒到呢？（看）這兒不是一座橋麼？——是不是這兒？

（人影出現——原來是個老太婆）

小三子：（看）好像就是這座橋嘛！……人呢？他們說在橋底下等我的嘛！（回頭，見老太婆）

媽：那兒不是人麼？

小三子：不是她。——李老爺是個男人嘛。（老太婆向前走來，向他們看了一下就又轉向橋上吹警笛）

老太婆：噓！……

媽：哎呀！她幹嗎？

（橋那邊跑過兩個中國兵來）

兵一：在那兒？

老太婆：（指小三子母子）就是他們！

（中國兵忙捉住，他倆人狂叫）

兵二：不許叫。

老太婆：（打開口袋）這是什麼？

媽：是，是……柚子。

老太婆：柚子？（從袋裏檢出幾個柚子來，最後是三個炸彈）

子）什麼？你認得吧？

小三子：是，是那個李老爺給我的，我……我也不認得！

兵二：媽的，不認得？（打他一巴掌）

（小三子大哭，他的媽忙護住他）

媽：（憤怒地）打什麼！我的兒子替人家搬東西也犯罪麼？我

連搬東西也不准搬麼？

兵一：搬東西？——你認得這是炸彈嗎？

兵二：這是什麼？（向小三

兵一：搬東西？——你認得這是炸彈嗎？

媽：（憤怒地）打什麼！我的兒子替人家搬東西也犯罪麼？我們餓得半死沒有飯吃，

媽：（大驚）炸彈！——小三子……他們不是說這都是柚子嗎？

三小子（哭）他們不准我看，我……我也不認得！

兵一：這有什麼說的，你們運炸彈，做漢奸，還賴麼？

老太婆：（制止）別嚇他們，——我問你，誰叫你送東西的？

小三子：是……是那個戴黑帽子的李老爺！

老太婆：他人呢？

小三子：他說在這兒等我的，沒來，不曉得哪兒去了。

老太婆：（懊悔）哎呀！他一定得了風聲，逃了！——

，你們馬上回來，——，我在這兒等他們。

（中國兵捉小三子母子就走）

兵一：走！走走！快點，把他們送到司令部去

（小三子母子哭叫）

媽：老天呀！我們冤枉呀，我們不是漢奸呀！……

（小三子的媽一直哭叫着下去。）

老太婆獨自在橋下巡察了一會兒，忽然有脚步聲，急躲入橋下。

（李大爺，胡二爺和劉三又輕輕溜上）

胡二爺：（低聲）哎，你看清楚了沒有？是小三子麼？

李大爺：怎麼不是他？——後面還有個女人，一起抓去了。

劉三：那一定是他的媽。

李大爺：（暴燥地）他媽的滾開吧！——這是你幹他媽的好事！我不告訴山田先生槍

斃你便宜你了！

胡二爺：這怎麼辦呢？他奶奶！

李大爺：（憤怒的拍着大腿）完他的蛋了！完他媽的蛋了！

（向劉）老子恨起來先打死

你這狗入的！

劉三：（向橋下躲去）李大爺，不怨我呀！

李大爺：不怨你怨誰？（舉槍要打）？

胡二爺：（攔住他）李大爺你幹嗎？

劉三：（在一邊喊咕）又是我，又是我，分錢時候沒有我的份，倒霉的事都是我。

李大爺：再嚟咕！

劉三：（轉身向橋）好，不嚟咕。——誰？（衆人大驚）

（老太婆拾了幾根草走出來）

李太婆：我是拾草的，大爺。

李大爺：拾草？——半夜還拾草？滾過去！

李太婆：是，是。（向左走去）

（二人盯住她）

李大爺：（剛要走下去突然止喝）站住！……站住！

李太婆：（停了步，轉身，）大爺，我拾草呀！

李大爺：走回來！（她不動，走回來！（她走了一步）回來呀，（衝上去，拉住她）你是誰？

老太婆：（拾了一根草，故意一個踉蹌，跌倒。）哎呀，天啦！這地上滑呀……（自言自語地）唉！打起仗來連草都拾不到了，眞是。（爬起來又走）

李大爺：他媽的，你是誰！

李太婆：（强笑）嘿嘿，老爺，我姓吳。我是拾草的，唉，可憐呵，連草都拾不到了。

李大爺：（板起他的臉）你姓吳？（很毒地笑）嘿嘿，你姓吳？你當老子不認得你啦！（抹去他的巾頭）你還姓吳？（原來就是第一幕裏的愛娟——可是他的眞名字是吳招弟。

胡二爺：（驚）啊，原來是你呀，愛娟兒？

吳招弟：（昂然地）你認得我更好。（急吹警笛）

李大爺：（眼活手快奪下她的警笛）好，愛娟兒，你有種！

吳招弟：（憤怒）放屁！什麼愛娟兒？我吳招弟就是招弟，你別做夢！還把我當着愛娟嗎？

李大爺：（掏出手銬）管你是吳招弟還是愛娟兒。說罷！你要幹嗎？

吳招弟：幹嗎？我要當漢奸！

胡二爺：哼，哼，到底怎麼回事？

李大爺：（劈面給他一巴掌）放屁！！細起來！

（劉三和胡二爺去抓住她）

吳招弟：我怎麼不是漢奸？我是你們的漢奸，可是你們是中華民國四萬萬人的漢奸

李大爺：（又給她一巴掌）你再說！

吳招弟：（大聲嚷）我偏要說！！我的爸爸，我的哥哥，在一二八的時候都死在你

們漢奸的手裏了，我還怕什麼，你拿手槍打死我吧，我索性死在你們漢奸手裏罷！

李大爺：（用手槍抵住）哼！

胡二爺：打死她！

劉三：打死她！

吳招弟：（挺起胸脯）好，打罷你！不打死我不是人！

李大爺：（抵住她）打，哼！（收了槍。）老子偏不打死你！

（劉三和胡二爺急按住她的嘴，架着就跑）

李大爺：噓……從小路走！

（衆人急下）

（中國兵一二上）

兵一：哎呀，人呢？人呢？

替我拿了走！

兵二：在哪兒叫？

兵一：（抬頭看）看，那兒有人影子，追追！

（兵急追下）

（閉幕）

第二幕

時：又二日後，下午。

地：日軍佔領的陣地內。

人：李大爺。

吳招弟。

李老頭。

小三子。

小三子的媽。

女人甲。

乙。

丙。

丁・・・

（坵阜上有一瞭望的哨兵一日兵二，草室外邊擁擠着許多被俘虜的男女老百姓，都是婦孺老弱，旁邊有日兵一在監視着，屋子裏有審問拷打聲，及日軍官獰笑淫樂聲）。

（這被俘虜的一羣是吳招弟，小三子，小三子的媽，女人甲，乙，丙，丁，及抱着孩子的女人戊，和老頭子甲，乙等。吳招弟正向小三子的媽談着話，忽然有了什麼聲音）。

吳招弟：（提起別人的注意：）聽！

（遠處有不斷的鎗聲，草屋裏有女人慘痛的呼號）

（衆人恐怖的擁擠着）

女人甲：（嚇得哭了）嗚嗚……（衆人抽咽嗟歎）

吳招弟：別哭，哭有什麼用？！此刻，死也死定了，還有什麼好怕的？

女人戊：我到不怕，可是這孩子呢？他爸爸給日本人槍斃了，就剩了這孩子，如果

再……那不就絕了後代了麼？

吳招弟：你一家絕了後代怕什麼？中國人還沒有死完哩

日本兵：住嘴

（慘叫聲再起，接着日軍官歡笑聲）

吳招弟：（向二子的媽）你說，後來怎麼又挨鬼子逮來呢

媽：阿彌陀佛，我們那位當官的眞是好人啦！他沒有打我們，也沒有罰我們，聽說

我們窮，倒反給了我兩塊錢，把我們母子倆放出來，

要上漢奸的當，姐姐，你想，天下有這樣的好官麼？

小三子：後來，那個軍官還叫我們好好的過日子，再不

吳招弟：後來，又怎麼逮到這兒來呢？

媽：後來，我們倆就回家啦！回家的晚上，就又打仗了

子一把火全都燒了，我們母子倆在火裏拚命地逃，逃

沒多遠，就碰到日本兵，硬

說我們是奸細，就抓……抓來了！

（日本兵三從屋內出）

日兵三：小三子！來！

小三子：（恐怖地站起來）媽！……

媽：（忍住淚）孩子別怕，媽跟你去，（母子倆叫喊着）（日兵強暴地拖他們向草屋去）

（衆人掉首看着他）。

（稍停，裏面有問答聲）。

日軍官聲：小三子，誰叫你當奸細的？

小三子聲：我，……沒有當奸細。

媽聲：我們是……老百姓呀！……

日軍官聲：不說、打！

（於是鞭打聲起，繼之以慘呼。衆人轉回頭來，垂淚）。

（李大爺上）。

李大爺：（先向日本兵一低聲講了句什麼。然後走向吳招弟）招弟，你怕了嗎？

吳招弟：（憤怒地瞪住他）滾！我不願意跟你講話！

李大爺：（冷笑）我想，你後悔了罷？

吳招弟：（昂頭不理他）……

李大爺：可是，招弟，只要你知道後悔了，還不算遲，我姓李的有辦法救你出去，

——怎麼樣？

吳招弟：（還是不理他）……

李大爺：既是後悔了，你就說呵！我阿富說話，說一句，算一句，講得出，辦得到，只要你答應一聲，過去的帳，一概不算——嫁給我罷，一句話！

吳招弟：（不理）……

李大爺：（有點生氣）告訴你，我李阿富是講的情分。你已經犯了做奸細的罪。——

送上去，馬上給你槍斃，——可是我還沒有替你告上去

後悔不後悔？

吳招弟：（蹦起來）我不後悔．我不後悔．砍就砍，殺就

李大爺：哼，你不後悔。——等到你後悔就遲了！

吳招弟：我後悔什麼？——我只後悔沒有早點殺死你！

李大爺：（掏出槍）你放明白點！他媽的，給你面子不要，別怪老子手段辣，——

老子認得你，（舉槍）它可不認認得你！

吳招弟：（冷笑）哼哼，說過了，聽你的便！

（日兵三上抓了女人甲去）

李大爺：（很毒的）好！不要臉的東西，照不要臉的法子

吳招弟：（大笑）瞧着吧不要臉的法子已經不少了，你把

，你拿手槍恐嚇我，此刻，又把我送給日本人來殺！……不要臉的法子，還不能

多麼！殺頭挖心不過是死。除了死，你還有什麼？（女子甲狂呼，救命嗤！）……

……

李大爺：我教你跟這個女人一樣送給日本人去！

吳招弟：（低聲冷笑）哦！就是這個辦法麼？好，我倒願意！

李大爺（憤怒）你倒願意？

吳招弟：我願意什麼？——我願意死！我願意痛痛快快死在日本人手裏！我也是個中國人，爲什麼要死在一個中國的漢奸手裏？！

李大爺：（很毒地，抓了愛娟，）好，我教你痛痛快快地死在日本人手裏！（抓她向草屋去。）走！

吳招弟：（掙扎脫了。）不要你動手！我自己會走！

李大爺：（又抓住她。）我偏要你跟我走！（正在掙扎着，日軍副官上。）

日副官：（盯住他們。）幹嗎？（看看女的。）

（李鬆了手。）

日副官：（向李）快去！快去！快教第七師團馬上派援兵來！

李大爺：（悻悻地）是，是，是，——回頭跟你算帳！（下）

日副官：（嚴厲地）快去！快去！快去！

李大爺：（謙恭地）是，是，是，——回頭跟你算帳！（下）

日副官：（見李去，又看看吳。）哈哈！（摸摸她的嘴巴，向草屋去。）

（日本兵四推李老頭從另一方面上）

日兵四：又是一個！（向屋草去）

李老頭：（狂呼）我犯了什麼罪？我犯什麼罪？我是出來找我兒子的！我找我兒子的呼！……（日兵一用手槍打李老頭便不叫了）

吳招弟：誰是你的兒子？

李老頭：我兒子叫李阿富……

吳招弟：哦！李阿富？

（草屋內女人甲慘叫聲）

（日軍官縱聲狂止，遠處槍聲緊密）

（突然，笑聲停笑）

（日軍官及日副官自草屋內出）

日軍官：（手裏還握着酒瓶）怎麼？怎……麼？

日副官：報告隊長，中國生力軍已經趕到，我們前方軍

軍再不到，這地方就守不住了。

日軍官：（滿不在乎似的）哦……中國軍隊敢過來麼？你去叫第七師團派點援兵來就是了。你去了，可是隊長還得打個電話去催催好了，好了，知道了，你去。

……

日副官：已經派人了，好了，好了，知道了，你去。

日軍官：（厭煩）

（日副官下）

日軍官：（痛飲了一口酒，向日兵三）再來一個，女的。（進去。）（日兵三把女人乙進去）

吳招弟：（向李老頭）你找你兒子幹嗎？

李老頭：（垂淚）我怎麼不要找他？兒媳婦死了，孫子又病倒了，他一直不回家，叫我一個孤老頭子，怎麼辦呢？

（女人乙哭罵聲：我打死你這個日本狗！我打死你……。）

吳招弟：（稍停）你兒子在幹什麼？

李老頭：誰曉得呢？——他自己說是替（低聲）我們中國辦什麼公事哩。……

吳招弟：什麼？他替中國軍隊辦公事？

李老頭：是呀，他是這末說，可是誰曉得他幹嗎呀！（槍聲緊密，日副官匆忙上

日副官：（向草屋叫）隊長，隊長！

日軍官：（醉薰薰地走出來），又是什麼？

日副官：報告隊長，我們軍隊的左右兩翼也退却了，援國軍隊的前兵離這兒只有五百米突了。

日軍官：（驚）只有五百米突了？怎麼不早說，（摔了酒瓶子）即上前邊去！（日副官下。他在門口抓起電話。）第七師團麼？……快！快！快！派援兵來！越多，越好，五千也行！……兩千……好，好，快！快！快！……（轉身找到酒瓶把殘酒又喝完它）他媽的，中國豬！（摔去酒瓶聲更緊。）

（日副官跑上，槍聲更緊。）

日副官：（氣喘着）報告隊長，中國軍隊，離這兒只有三百米突了。

日軍官：（暴怒）三百米突？——我們前線怎樣了？

日副官：前線被中國軍隊衝散了，我們已經被包圍了！

日軍官：（狂號）被包圍了？——好！（抽出指揮刀）讓我上前線去！

日副官：（攔住日軍官）隊長，這兒就是最前綫了！這兒已經沒法守了，只有退！

日軍官：退？爲什麼退？誰要退，槍斃他！援軍五分鐘也不能等了，敵人已經衝鋒過來了！

日副官：連三分鐘也不能等了，敵人已經衝鋒過來了！

（遠處衝鋒聲起。）

（坂阜上日兵二中槍倒下）

日副官：敵人衝過來了！

日軍官：（瘋狂地）別嚷！（舞着指揮刀）快！（命令日兵）把他們（指俘虜們）綁到上面去，做成活的防禦物！（三個日兵及日副官把草屋裏外的俘虜們推到高阜上去，俘虜們都恐怖地呼號慘叫起來，槍聲更近，吳招弟鎮定地看着大家。）

（日兵殘暴地推着衆人，用刺刀逼着上去）

（衆人都恐怖地，往下挨，不肯不去，哭聲震天）

吳招弟：（狂呼）不要哭！不要哭呀！（衆人漸靜）哭有什麼用？左右都是死，還怕什麼？——看！中國軍隊衝上來了！我們是中國人裏！——站起來！

日軍官：不許說話。（俘虜們慢慢地升起來日兵用槍在下面逼着。）

日軍官：站上去，動一動打死你們！

吳招弟：（憤怒地）不用你逼，我們自己會走！

（俘虜們升到高處，槍聲漸稀）

日軍官：（舉槍）你們教中國兵不要打，說你們是中國鬼子！我們情願死！情願死在中國人手裏！……

（槍聲全停）

媽：對，我情願死在中國軍隊的手裏！……

吳招弟：（向中國軍隊那面叫）弟兄們，開槍呀！日本人！開槍打呀！……

衆人：弟兄們開槍打呀！……

（日本軍官和兵都呆了）

（槍聲起，衝鋒，喊殺聲）

衆人：（大呼）弟兄們，開槍打呀，日本兵在我們背後呀！……

（幕急閉）

第四幕

時：第三幕後一

地：日軍陣地內

人：日軍官

日本兵一、

三、

四、

時

李大爺、

吳招弟、

李老頭、

老頭甲、

乙、
女人甲、
乙、
丙、
丁、
戊、
小三子、
小三子的媽、

景：日軍的後方

（開幕）

（上幕的那羣俘虜們，低頭拖着沉重的脚步，從高處慢慢向下移動）

（日軍官和日兵端槍在監視着）

（當俘虜們一字兒站定之後，日軍官半醉地幌着身子走下來）

日軍官：哼哼，你們還叫喊嗎？再叫中國兵開槍呀！

（衆人沉痛而悲憤地瞪住日軍官）

日軍官：好得很，你們要死在中國人手裏麼？好，我就叫中國人來槍斃你們！

（向日兵四）叫那中國豬來。

日兵四：是。（下）。

日軍官：（向其餘日兵）叫他們跪下。

（日兵以槍桿搗各人的腿，令跪）

（衆人無聲地掙扎着，但終無聲地屈伏而跪下了）

女人戊：（低聲地抽咽着。）

日軍官：（怒喝）哭什麼？你們不是情願死嗎？你們不是叫中國兵開槍嗎？要死的

不要哭！

女人戊：（憤怒地哭着）我不怕死！可是，我的孩子沒有犯你們的法！他爲什麼也要死！……我，我不能讓他死！

（孩子在慘裏啼哭。）

日軍官：（奸笑）呵呵．孩子不要死？嗯，我替你們中國人留種嗎？（去抱他的孩子）拿來！我叫他死給你看！

女人戊：（抱緊孩子）幹嗎？

日軍官：（劈手奪過孩子）給我！

女人戊：（隨即猛撲過去，）給我呀！孩子！（抱了孩子將日軍官一推）

日軍官：（退了一步，隨即抽出手槍向女人戊一擊。）媽的！

女人戊：（慘叫一聲）啊！……（倒地）

（衆人憤怒極了，正要衝上去，日兵（向空開槍。）

日軍官：不許動！

（孩子在地下啼哭。）

女人戊：（緊抱住孩子不放，痛苦的呻吟着）呵！……

日兵一：（對女人戊一刺刃）殺！

（女人戊鬆了手孩子落地）

日兵三：（審視孩子，用刺刀戮進孩子肚皮，高高揚起，大笑）哈哈！（孩子狂叫一聲，手足舞動幾下，死了）

（女人戊聞聲自地上撐起，按住胸口，想來奪孩子）

（日兵三故意退了一步，讓他來追）

女人戊：（狂叫一聲）哎呀！……（又仆倒地上）

日兵三：（將孩子摔在較遠處）去罷！

女人戊：（再抬頭向屍身爬去，微弱的聲音叫着）孩子呀！……

日兵三：（等女人剛爬到孩子跟前，又一刺刀，將女人戮死了）……

（衆人都悲痛地垂下頭來，有人抽咽着）

吳招弟：（眼都快睜裂了）要殺就殺！——你們是禽獸，還是人啦！

日軍官：（用馬鞭抽她）叫！

（李老頭還垂着頭）

日軍官：（向日兵）搬機關槍來，（向李）你是中國人，你替我用機關槍對他們掃射，殺死他們！

李大爺：（恭敬地）是，是。

（日軍官及日兵下）

李大爺：（看見吳招弟，又走過來低聲）招弟，到了這個時候了，你後悔了沒有？

吳招弟：我不後悔！我做間諜，是替我們中華民國做的。可是，（憐憫地）你做漢奸，做到此刻還不後悔麼？

李大爺：（大怒）放屁！

（李老頭抬起頭來）

吳招弟：你看看這是誰？——李老爹，你的兒子來了！

李大爺：（大聲驚叫）啊！（退了兩步）

李老頭：（同時驚叫）啊！（站起來。）

李大爺：爸爸！……

李老頭：是你？阿富！

（緊張地沉默了一會兒。）

李老頭：（恍然大悟）哦！你原來還在這兒啦！好！我是在這兒當你眞的在辦什麼公事，原來

（衆人驚顧）

媽：他，他是個漢奸？

李大爺：（暴燥地）爸爸！不要說！

李老頭：別叫我爸爸！我不要你這個兒子！……（痛哭）這，這是我的報應！我生了一個漢奸的兒子，就該死在漢奸的手裏！好好，你去搬機關槍罷！你就打死我吧！這是我的報應啦！……

李大爺：（暴跳着）爸爸，你別嚷！我怎麼能打死你？我救你出去！你別嚷呀！

李老頭：我要你救什麼？我不要活了，我沒臉見人了！你救了我，你能救了我們這一羣嗎？你能救了她們母子倆嗎？——我不要活，我要看看當漢奸的親手殺死他的老子！別嚷！別嚷呀！

李大爺：（急燥地按住李老頭的嘴）我的老子！別嚷！別嚷呀！

李老頭：（推開他的兒子，）滾開！

李大爺：（回顧日本兵去處，頓脚）唉！唉！他媽的！怎麼辦？怎麼辦啦！

李老頭：（頹然地）你還是人嗎？你的媳婦兒死了三天，不見你回家，你的兒子病倒

在床上，半死了！你却在外邊。過快活日子，當漢奸，你的良心給狗吃了嗎？

李大爺：什麼？順子的媽死了嗎？順子也病了嗎？（苦痛起來）

李老頭：（沒有答他）這都是我的報應，我的報應呀！

吳招弟：（憤激地）李老爹，這不是你的報應，是當漢奸的報應呀！

李大爺：（又跳起來，）住嘴！不准你講話！

吳招弟：（冷笑）哼，這是你當漢奸的下場，我知道你後悔了！

李大爺：你再說話，我打死你了！

吳招弟：（昂然）你打罷！以前我情願死在日本人手裏，此刻，倒情願死在你的手裏了！因爲在你父親面前，你已經想起你是個中國人了，此刻，你已經想起你是個漢奸了嗎？！

（大聲）中國人了？他媽的，我不准你說話，不准你說話！

李大爺：（急得亂蹦）他媽的，我不准你說話，不准你說話，就用你的手槍親自打死我！……還有你的爸爸，

吳招弟：（嚴厲地）你不准我說話！

你也親手打死他罷！……你難道願意我們死在日本人手裏嗎？

李老頭：對！你還是親手殺了我罷！

李大爺：（急得直叫喊）你們不要說了！不要說了！

（日軍官隨着搬機關槍的日本兵上）

日軍官　吵什麼？

（李大爺在一邊閉嘴不響）

（日軍官指揮日兵架好機關槍）

日軍官：對準他們！——跪好！

（衆人都靜靜地跪下來）

日軍官：（向李）過來！（李木然地走到他的前面）

日軍官：（轉動機關槍作掃射姿勢）他們要死在你們中國人手裏，你替我掃射！

李大爺：（不動，看着李老頭和吳招弟）

日軍官：怎麼？——動手呀！

李大爺：（不動）……

日軍官：（大聲喊）動手呀！

李大爺：（苦痛地叫喊，）我不能！

日軍官：（看着他）怎麼啦，你？

李大爺：（指父）他是我的爸爸！（指吳）她是我的……

日軍官：（笑）哈哈！……原來是你爸爸？——好得很，好得很，（拖出李老頭站在當中，又把李大爺拖出來站在對面）你知道你爸爸是個奸細麼？（遞給他手槍）替我打死他！不，我就打死你！

李大爺：（拿槍的手垂下了）我……我不能！……

日軍官：（再舉起李大爺的手）打！——一、二、三。

李大爺：（又垂下手）我、我……我不能！

日軍官：（奪過手槍，）好，我替你打！

（彈隨聲發。）

李老頭：（應聲而倒）哎呀！……

日軍官：（狂笑。）哈哈！……

李大爺，（木呆了，看着他死的父親。突然，從夢中醒來似的。大叫一聲。）好！（

掏出自己手槍將日軍官打死。）去你媽的！（隨手再擊日兵。）

（日兵一及四應聲而倒）

（日兵三乘機擊李）

李大爺：（中彈倒。）哎呀！

（俘虜們正要掙扎，日兵三轉身舉槍）

日兵三：不要動！

李大爺：（掙扎着又打一槍。）操你媽的！（倒地。）……哎呀！……愛娟兒！

（這時，吳招弟已經掉脫繩子，又替大家解了繩子。遠處衝鋒號起）

吳招弟：（奮臂大呼）看！我們的軍隊來啦！

（衆人分檢日兵及李之槍）

衆人：（舉槍歡呼）哦！我們的軍隊來啦！

（衝鋒號聲大起）

（幕閉）

——完——

一九三七，十一，三日在重慶

蘆溝橋之戰（三幕劇）

第一幕

時間：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傍晚。

地方：蘆溝橋附近一村莊。

人物：二姑娘：農家女，十八九歲。

毛姑娘：十四五歲，二姑娘的隣居。

李貴：二十多歲，二姑娘的哥哥。

二姑娘的媽：五十多歲。

周老爹：毛姑娘的爸爸，五六十歲。
潘振洲：二十九軍的士兵。
劉玉標：二十九軍的士兵。
日本兵一。
日本兵二。
日本兵三。
日本兵四。
日本兵五。

佈景：永定河，茅屋數楹。門前一片廣場，屋旁幾株垂楊，旁邊是個水塘，夕陽餘輝，照得到處作金黃色。

（一）姑娘和隔壁毛姑娘倚在一株樹脚下乘凉，搖着芭蕉，哼着小調兒）

二姑娘：（唱孟姜女調）六月裏來荷花紅，日本鬼子進兵到關東，殺人放火不計數，

血流成河遍地紅……

毛姑娘：（跟着調子哼）二姑娘喂，你說日本鬼子在關東殺人，會不會也來殺我們呀？

二姑娘：你聽呀！（繼續唱）七月裏來是七巧，日休息，黃豆高粱盡糟糕！……

毛姑娘：蘆溝橋就是（指）那個大石橋嗎？

二姑娘：（點頭）八月裏來是中秋，……

毛姑娘：喂喂，二姑娘，什麼叫演習、打靶呀？

二姑娘：傻子！日本鬼子天天打野操，你沒聽見嗎？——那就叫演習，就叫打靶！

毛姑娘：（想）打野操是假打仗，是吧？

二姑娘：八月裏來的！……（恐嚇她）哼！你看是假的？北平來的學生說，終有一天會

毛姑娘：（恐怖地）那不又跟關東一樣：要殺人放火了嗎？——哎呀！……

二姑娘：你怕嗎？

毛姑娘：（稍停）你不怕嗎？

二姑娘：我呀，（拾起地上樹枝作瞄射狀）我會放槍！

怕什麼！

毛姑娘：（畏縮地）日本兵的樣子眞兇！一雙賊眼，跟日本鬼子又沒有三頭六臂，

怎會咬人的大黃狗一樣，看了

怪害怕！

（遠處狗叫）

二姑娘：不中用的傢伙！（唱。）八月裏來是中秋，老百姓一心要報仇。若想天下

再太平，齊心殺盡鬼子頭！……

毛姑娘：你眞敢殺鬼子頭呀？

二姑娘：（氣憤地）你看我不敢！（舉手作砍狀）殺！

左邊有人笑起來：「哈哈！……」）

潘振洲：（聲音）好！……

（二姑娘和毛姑娘大吃一驚，向左看了一眼，急背過臉去，——不理他們。）

（潘振洲和劉玉標從左邊上，他們都着軍裝，但沒帶武器。每人手裏拿根柳樹枝在耍着。接下去唱起來。但那調子裏還夾着老兵唱軍歌的味兒從場子上緩步通過）

潘振洲：（唱。）九月裏來菊花黃，二十九軍開兵到前方，不要名來不要利，只要日本鬼子見閻王！……（走近二姑娘）小姑娘，唱呀！

（二姑娘跟姑娘頸項一扭，還是不理他）

潘振洲：嘿，你不是要殺鬼子頭嗎？

二姑娘：（拖了毛姑娘轉身就走）誰跟你講話的？

劉玉標：（拖潘振洲）媽的，走罷！

潘振洲：（追至姑娘）你不跟我講話？——我偏跟你講話！

二姑娘：（站下來，插腰向潘）你要幹嗎？你再在這兒胡說八道，看我去報告你團長！

潘振洲：（指鼻子）你「報告」我？好，怕你是小舅子！

劉玉標：（拖潘走）媽的！你想鬧什麼禍！

毛姑娘：（恐怖地拖二姑娘回家去。）別睬他，走罷！

二姑娘：（吐唾沫）呸！滾你的罷！（轉身進去關上門）

潘振洲：呸！（舉起拳頭，對着關上的門）媽的！我，我，——我揍你！

劉玉標：（掌他一拳。）你幹嗎？

潘振洲：（氣憤地）你管我幹嗎！

劉玉標：他媽的你想犯軍紀嗎？

潘振洲：放你的狗臭屁！——誰犯軍紀？

劉玉標：那你跟人家小姑娘搗什麼蛋！

潘振洲：（認眞）你別敗壞我們二十九軍名譽！你把我潘振洲當着什麼人？

劉玉標：（斜他一眼。）我不知道你是什麼人，我只曉得你調戲人家小姑娘！

潘振洲：（大怒）放屁！

劉玉標：好，你賴了罷！

潘振洲：（被激得暴跳）我揍你個丈人！我，我，我要存心調戲她，我不是人養的！……叫我（指腦袋）吃他媽的開花彈子！

劉玉標：（反笑了）那幹嗎偏跟人家講話呢？

潘振洲：（急。）這，這，講話算什麼，我碰也沒碰他！

劉玉標：好了！好了！「棉花店失火——不談！」完了罷！

潘振洲：……哼，你也別假正經，「刷鍋把戴帽子——充人」哩！！

！喂喂，我問你：那末體面的小姑娘，你，你看了喜不喜歡？

劉玉標：（迴避）你問我幹嗎？

潘振洲：（追問）你到底喜不喜歡？

劉玉標：喜歡？——他媽的人家小姑娘會看上你這樣當大兵的？——別做夢了，走罷！瞧，人家大門都關上了，別在這兒丟人啦！

潘振洲：呸！她關她的！——我只問你，你到底……！

（砰砰幾聲槍響。二人大驚）

劉玉標：（急）日本鬼子又演習了，走！快點歸家！

（二人跑步下）

（毛姑娘從門裏探出頭來然後走出門，再向招呼）

毛姑娘：走了。

（二姑娘出）

毛姑娘：二姑娘，那伙像怎麼專喜歡逗你講話？

二姑娘　討厭透了！

（機關槍聲步槍聲齊起）

毛姑娘：（急掩耳朵）哎呀！

二姑娘：（忽然地聽着。繼拉下毛姑娘的。）塞住耳朵就算了麼？

毛姑娘：我怕！……

二姑娘：（坐在牆根下）怕也沒有用！你得壯壯胆子！（沉思）……

（槍聲不斷）

二姑娘：（歎息）莊稼又完嘍！（悠然唱起）……演習打靶沒休息，黃豆高粱薥糟糕！……

毛姑娘：唔，二姑娘，莊稼都完了，我們吃什麼呢？

二姑娘：（沉默不答。）……

（槍聲緊密）

（二姑娘的媽和二姑娘的哥哥李貴推門出來張望）

李貴：媽的，又打靶了！

二姑娘的媽：挨殺的！雷打火燒的日本鬼子呀！這、這，這一來，莊稼還，還有嗎？

（他倆向屋後張望着走去。隔壁的周老爹——毛姑娘的爸也衝出來）

周老爹：唉，怎麼又來啦？打野操！打野操！打到哪一年呢？

（也向屋後走去）

毛姑娘：爸爸，你別去！

二姑娘：媽，您也就在家裏吧！

周老爹：別管我，你好好在家看門，我看看就來。

媽：哼！獃在家裏有什麼用？莊稼都完啦！……

二姑娘：媽，您去看又看出什麼來？

媽：你別管我！你別管我！

李貴：（眺望）操他祖宗八代！坦克車又開到田裏去了！

（向屋後跑去）你們都在家，讓我去看看！

二姑娘：媽！……

毛姑娘：爸爸！……

（李貴，周老爹，二姑娘的媽都去了）

（天光漸暗）

（姑娘又坐下來，聽着槍聲。）

毛姑娘：（茫然地問着）怎麼了呢？

二姑娘：（憤憤地）怎麼了？——打！把鬼子趕掉！

毛姑娘：誰跟他們打呢？

二姑娘：橋頭上駐的，不是我們中國兵麼？

毛姑娘：（想）剛才那兩個大兵，就是的嗎？

二姑娘：唔。

毛姑娘：他能替我們打鬼子嗎？

二姑娘：唔。

毛姑娘：那，那，他們不都是好人麼？

二姑娘：（略一遲疑）唔。

毛姑娘：（奇怪）那你剛才怎麼不睬他們呢？

二姑娘：別胡扯！

毛姑娘：怎麼胡扯？——你還罵他哩！

二姑娘：那，那！……

（狗叫）

毛姑娘：（抬頭）看！——那個人又來了！

二姑娘：（望，警告她。）當心！——你別吵！那來的不是中國兵：是個日本鬼子！

毛姑娘：（恐怖）哎呀！日本鬼子？我們進去罷！

二姑娘：別怕！我們不理他就是了！——坐下來，你別看他！

（二人背着身坐下）

（一日本兵一上。——歪戴着鋼盔，袖子捲得高高的，拖着一枝步槍，探頭探腦地走上來）

日本兵一：（見她們像貓見魚似的溜過去）嘿嘿！（毛姑娘更挨近二姑娘一（點）

日本兵一：（繞到她們面前，貪婪地看着她們）漂——亮！漂——亮！

二姑娘：（怒目而視）……

毛姑娘：（緊緊靠着二姑娘）走！……走罷！

日本兵一：（嘻皮涎臉地）走？……不要走！……支那姑娘！……歡喜你，我。

打算拉二姑娘）

二姑娘：（摔脫手，怒喝）滾開！

毛姑娘：（躲在二姑娘身後）走罷！

日本兵一：（强暴地攫住二姑娘的手臂）不要叫！歡喜你！（猥褻地。）我跟你（撮脣作響）……

二姑娘：（拼命地打他）滾開！滾開！

毛姑娘：（驚叫）爸爸！……爸爸！李大哥！

日本兵一：（抓住她的雙手）嘿嘿！你打！你打！……

毛姑娘：（向屋後跑去）李大哥！李大哥！快來呀！……爸爸！快來呀！（下）

二姑娘：（用脚踢他，無效。便用勁向他手臂咬了一口）

日本兵一：（護疼鬆手）「八個鴉魯！」

二姑娘：（乘機逃脫。向屋內奔去）……

日本兵一：（追去）你跑！你跑！……

（二姑娘抵住門，日本兵一使勁撞門，相持約一分鐘之久，日本兵終於衝進門去）

（雙方撲打聲）

（遠處吹歸隊號）

二姑娘：（聲音）媽！

（李貴和毛姑娘奔上，周老爹和二姑娘的媽稍後繼上）

李貴：在哪兒？（直撲進大門）打死他王八蛋！

（日本兵一和李貴旋即扭打着出來，二姑娘用抵門槓在後追打着）

周老爹：打！打死這狗東西！

媽：雷打火燒的畜生！打死了罷！

（衆人圍攻着）

（歸隊號更急）

（日本兵一急掙脫重圍，意圖脫走，李貴不捨，日本兵急拔手槍向李射擊，李躲

讓，日本兵一乘機逃去，但頭上鋼盔落下）

（李貴正擬追去）

毛姑娘：（指另一方驚叫。）哎呀！鬼子又來了！

（衆回顧，日本兵二、三、四、五等上，衆驚退）

（日本兵都端着有刺刀的步槍向衆人逼來、

日本兵二：此地，我們的人，有？

（衆人默然不答）

日本兵三：我們的人，看見有？

日本兵四：我們，少一個人！知道不？

李貴：（昂然）我不知道！

日本兵五：（向每人察看一番）哼！（然後一眼看到鋼盔，急抓起）什麽？（指盔）他呢？什麽地方，在？

日本兵等：（齊舉槍向衆人逼近）人呢？——說！

李貴：不知道！

周老爹：我不曉得。……

媽：雷打——我沒看見。

毛姑娘：我也沒……

二姑娘：（挺胸脯，搖頭）……

日本兵五：好！——不說？（向其餘日兵）放火，燒！

（日兵四人分執周老爹，二姑娘的媽和李貴等，李貴掙扎反抗，兩個日兵共同來縛住他）

（二姑娘乘隙引毛姑娘向屋後溜去）

（三人被縛定後，日兵又用槍托敲李貴等膝蓋，令跪下）

李貴：（反抗）我不跪！

日本兵五：（用槍打他的腿灣）跪！

李貴：（倒地慘叫）啊！……

（日本兵二舉槍指着三人，其餘日兵跑進屋裏去放火）

日本兵二：（喝）不准動！——動，打死你！

（屋後火起，烟燄瀰天。）

周老爹：（驚叫）哎呀呀！……火！

媽：（慘呼）天哪！……

（他倆都倒身痛哭）

李貴：（挺身跪着，眼望着日兵的槍，快要冒出火來）哼！……好！……

（火燄上沖，哭聲震天）

（慕落）

第二幕

時間：緊接第一幕。天已黑，新月初上。

地點：蘆溝橋頭。

人物：中國兵一——二十九軍士兵。

中國兵二——同上。

中國兵三——同上。

排長——屬於吉星文團，守蘆溝橋的某排排長，

吉星文——三十多歲，三十七師某團團長，宛平及蘆溝橋駐軍之最高領袖。

潘振洲。

劉玉標。

李貴。

二姑娘。　。

毛姑娘。　。　。

日本兵一等十三人。

日本兵二千人。

日本兵三

中國兵若

佈景：蘆溝橋和永定河交叉在舞台右後方，橋頭上堆起沙袋等防禦工事，河邊垂柳　掩映着一彎新月，玉石欄杆的蘆溝橋隱藏在沙袋後面，黑暗中看去，彷彿一條長龍。

（中國兵一及二抱着槍在沙袋下蹲着，中國兵三扛槍來回走趟子，向沙袋前眺望）

（台上沉寂如死）

（中國兵一、二低聲地開始了談話）

中國兵一：怎麼着？——排長是領咱們來乘涼的？

中國兵二：你嘰咕什麼？

中國兵一：我說，排長該是看咱們在營房裏悶得發臭，讓你乘涼哩！

中國兵二：哼，你媽的好自在，讓你乘涼，你說幹嗎呀？

中國兵一：他媽的，不是乘涼，你說幹嗎呀？

中國兵二：誰跟你「趕馬」「趕驢」的？——堆沙袋，叫到蘆溝橋上乘涼來了。

中國兵一：（冷笑）哼，堆沙袋！那還不是「盤子的耳朵——擺設！」堆起來玩玩，裝個面子就完了，還會眞的打？

中國兵二：（氣）你媽的說話像放屁——要打仗還會是假的？……——那排長幹嗎帶我們跑到橋頭上來？

中國兵一：跑到橋頭上來有個屌用！——要打得打到關外去！——哼，老子這份糧不想吃嘍！一聲有路，老子到關外當義勇軍去嗖！

中國兵二：媽的，別儘在嘴裏嚷！要去你的，誰扣住你的腿？——再不打，老子不走不是他媽人養的！

中國兵一：誰能扣我的腿？——哼，那你就滾走啦！

中國兵二：哼，那你就滾走啦！

中國兵一：他媽的你「保險」打？

中國兵二：你又敢「保險」不打？

中國兵一：打？——們來委員長在樂陵打馬將哩！要會跟鬼子動一動手，我讓打！還說個屌！豐台的事情忘了嗎？讓咱們弟兄做龜孫子，都不要打早打了！

腦袋瓜子輸給你！

中國兵二：好！（吐唾沫）一句話！這一回要不打，我也把腦袋瓜子輸給你！

中國兵一：（吐唾沫）一言為定！

中國兵三：媽的屁！腦袋瓜子沒處放啦？——靈講他奶奶空話！

也得打，不打也得打！槍桿子在老子手裏，不讓打，老子自己打！

中國兵二：照哇！這才是人說的話！

中國兵一：（憤怒向二人）人說的話？——媽的我（指鼻子）不是人？我說過我不打的？……他媽的上頭也有個濫用？

中國兵三：上頭不讓打，也是眞的。——可是上頭也有個分別，馮師長跟秦市長不讓你打，有個宋委員長也不見得就是孬種。——還不都要打麼？就是那班烏龜王八漢奸逼的？再說我們的吉團長罷，誰相信他不打？

（橋的那頭火光冲天，遠處人聲鼎沸，中間夾有槍聲）

中國兵三：（驚叫）哎呀！火！

（衆人驚顧。沉寂）

中國兵一：失火嗎？

中國兵二：還有槍聲！

中國兵三：一定他媽鬼子幹的！

（潘振洲和劉玉標沿着沙袋奔上）

劉玉標：（慌張地）怎麼？怎麼？

潘振洲：（憤怒）一定是日本鬼子在殺人放火！

中國兵一：媽的，聽他燒麼？

潘振洲：聽他燒？——咱們一排人開上去！

衆人：對！衝過去！

沙袋左右看不見的人：衝過去！

（排長奔上）

（衆人敬禮）

潘振洲：報告排長！日本鬼子已經在前邊村子裏放火，咱們該衝過去！

排長：（嚴肅地）弟兄們！安靜點！——現在還有更要緊的消息，城裏吉團長來電話，日本兵營裏說丟了一個士兵，硬要進城去搜查。……

潘振洲：他媽的，又丟了人了？——鬼話！

中國兵二：要進宛平城搜查？

排長：是的　他們要進宛平城搜查，可是宛平縣城是我們中國的土地！我們不能讓他進城！

潘振洲：進城？——別做夢！他想過這座蘆溝橋，先得跟我來拚個你死我活！

排長：對，蘆溝橋是北平的咽喉！也是宛平城的門戶要保守宛平城，先得保守蘆溝橋！……團長的命令：就叫我們堅守蘆溝橋，不得後退！

中國兵二：排長剛剛說了，咱們弟兄誰會後退也不算是中國人了！

排長：可是，弟兄們！團長還有命令：現在已經向宋委員長請示去了，在沒有回電之前，我們對於日本軍隊的通過，不許作戰事行動，只能「和平阻止」！

中國兵一：排長，什麼叫「和平阻止」？

排長：「和平阻止」……「和平阻止」是……是不許他們通過，可也不許向他們放槍！

潘振洲：不許放槍怎麼能阻止呢？

中國兵三：不放槍？他要進城，就得……

劉玉標：這眞是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行麼？

中國兵二：……（接）打死他們！

排長：（嚴峻地）弟兄們！命令就得服從！——這是軍人的天職！

中國兵三：但是排長，……

排長：不服從命令，得受處罰！

潘振洲：處罰算什麼——丟了口糧，八塊半；掉了腦袋，碗大個疤！

排長：你打算不服從命令麼？

潘振洲：也得看什麼命令不抵抗的命令，咱們不服從！

衆人：對！誰說不抵抗？別人可以，我們的吉團長會不抵抗嗎？（頓）吉團長有吉團長的苦衷，他要保守國土，他也要服從命令。（頓）弟兄們，誰相信吉團長不抵抗的，說。

（沉默）

排長：（温和地）弟兄們，我不會做賣國賊，我不會做漢奸，你們該會相信。——那你們更該相信吉團長！此刻，大家安心地保守着嵐溝橋，不許退後一步，團長自然有辦法！

衆人：聽見了。（頓）聽見沒有？

排長：（巡視一眼，默然）

衆人：（互相着下沙袋，走到樹下，又察看一下電話機，然後轉身下）

潘振洲：（突然想起）哎呀，日本鬼子在前邊村子裏放火，怎麼又忘了？我們該快點去救呀！（排長！排長！（下）

（衆人回顧，火燄猛烈，呼號震天）

中國兵三：（突然瞄槍，吆喝。）站住！——口令！

女人之聲音：我們是老百姓。

中國兵三：幹什麼？

女人的聲音：我們的房子都給日本兵燒了！……

中國兵一：快走過來！

（二姑娘拖住毛姑娘氣喘着從沙袋後面上）

劉玉標：（注視）哎呀！——怎麼啦？

毛姑娘：（氣喘着倒坐在沙袋旁。）！哎唷……

二姑娘：（氣急地）老鄉，請你們快……快……去救救我們……日本兵把我們的家

都燒了，人都綁起來，就要殺掉了！……請快點去救，遲了就沒命啦！

劉玉標：有多少人？

二姑娘：先來一個人，跟我……跟我胡鬧，給打跑了。又來了四五個，跟我們就去！

，沒有，就放火殺人了！……這會兒各村各莊都來了日本兵，也不知道有多少。

……

中國兵三：（舉起槍）好，

衆人：（亂叫）走！走！……排長呢？……全排出發！

（紛亂中排長和潘振洲上）

排長：什麼事？

劉玉標：好，排長來了——去報告排長。

潘振洲：（驚異地看着二姑娘，走到排長的前面）怎麼？……

劉玉標：（用膀子搗他，示意）……

二姑娘：（沒有看清，當潘是排長）排長！……

潘振洲：（氣虎虎地掉轉臉去）我不是排長！

二姑娘：（看清楚是他，退了一步）啊？……

排長：到底什麼事？

劉玉標：（見二姑娘沒聽見，代答）日本鬼子把他們房子都燒了，人都綑起來，就要殺了，要咱們趕快派兵去，救他們！

中國兵三：咱們弟兄全排出發，請排長就下命令！

衆兵士：（除潘振洲）咱們全去！請排長下命令！

潘振州：（咕噥着）好，你們全去——我不去！

中國兵二：媽的，你想漢奸呀？

劉玉標：放屁——你不去？

衆兵士：什麼，你不去？

排長：（制止。）弟兄們！聽我說！——老百姓的房子跟性命固然要緊，這座蘆溝橋更要緊！我們不能放棄了蘆溝橋！

劉玉標：排長，咱們不是放棄，咱們去救老百姓，是打過蘆溝橋去！

排長：團長的命令，是要我們和平阻止日本兵過橋，沒叫我們打過蘆溝橋去。

中國兵二：排長，那老百姓就聽他死了，房子聽他燒了！

排長：我們全排出發了，這蘆溝橋如果失守怎麼辦呢？

劉玉標：那咱們分一半人去救老百姓。

排長：弟兄們，要知道我們這兒祇有一排人，去了一半，這座橋還守得住麼？

（大家沉默）

毛姑娘：（哭）那我的爸爸就沒命啦！……

二姑娘：（憤怒地）別哭！沒人去救我們，難道就死定了麼？——我們自己得活下去！走！（拖毛姑娘起，向來路去）

潘振洲：（跳起來，粗暴地吆喝住她）站住！——誰說不去救你們？這是軍人的天職！——他們不去，我一個人去！我不能替二十九軍丟人！

衆士兵：（齊聲叫）誰不去？——去！去！去！……

（衆人揮槍騷動）

排長：（大聲叫喊）兄弟們！聽我一句話：——大家要去，也讓我報告一下團長！

（跑去抓電話機）

潘振洲：到這時候還報什麼告？——排長要報告團長，團長也要報告旅長，旅長報告師長，師長報告軍長，……什麼都完了！

排長：可是，我們的吉團長跟別人不同，他是有辦法的，他不是不抵抗的！——大家還不相信他麼？——啊，（眺望）團長來了！

（一騎飛奔而至，吉星文團長上，衆敬禮。）

吉星文：（向衆人環視之後，沉重而悲憤地）弟兄們！日本兵要進宛平城，我已經

拒絕了！他們……

國兵三：（突向橋上吆喝）站住！——口令！

（衆緊張地沉默着）

男人的聲音：老百姓。

（二姑娘急迎去）

二姑娘：（驚呼）哥哥！

（李貴上。衣衫凌亂，興奮中顯得疲乏，靜靜地看着大家。）

毛姑娘：（也奔過去）李大哥！

李貴：（苦痛中略帶歡欣）啊，妹妹，你們在這兒？

二姑娘：你怎麼逃出來的？

李貴：我咬斷繩子，睡在地上溜出來的。

二姑娘：媽媽呢？

毛姑娘：我的爸爸呢？

李貴：（昂着頭，想忍住淚，但終於低下頭）都在火裡……燒……死了！……一個村子都完了！……

（二姑娘和毛姑娘都伏在李貴身上大哭）

毛姑娘：爸爸！……

二姑娘：媽！……

（衆沉默，一聲砲響：「轟！」）

毛姑娘：（驚叫）呀！……

（衆人震驚，但都昂然地興奮着）

吉星文：（奮臂大呼）弟兄們！日本的大砲已經轟我們的宛平城了！蘆溝橋，宛平，是我們中華民國的國土，我們守土有責，至死也不能放棄一寸土地！蘆溝橋和宛平的百姓，是我們中華民國的國民，我們保衛國民，不能讓他殺害一個老百姓如

今是忍無可忍了，我們只有打！

衆人：（吼叫。）打！

（大砲：「轟！」）

（電話鈴響）

吉星文：（接電話）誰？……唔，宋委員長……我是吉星文……怎麼……馬上撤兵……避免衝突……委員長，蘆溝橋是華北的咽喉，軍事的重地，怎麼能退呢……好，我偏不退！（擲掉電話）弟兄們！……

（大砲：「轟！」）

吉星文：弟兄們！服從我的命令嗎？

衆人：服從！

吉星文：怕死嗎？

衆人：不怕！

吉星文：好，我們要打！不管他什麼接濟，不管他什麼命令！我們不替二十九軍丟人，我們要替中華民族爭光榮！我們要死守住蘆溝橋！我們不願生還，但願拿蘆溝橋做我們的墳墓！——弟兄們！預備！但看見日本鬼子過來，開槍打！（頓）聽見嗎？

衆人：聽見！

吉星文　援軍馬上就來，但在援軍未到之前，不許退後一步！剩下一兵一卒，剩下一顆子彈，都要死守住這座蘆溝橋！（轉身）

排長：弟兄們，聽見嗎，誰要退後一步，算不得中華民國的軍人！——散開！

（衆士兵散開，伏在沙袋上）

（大砲：「轟！」）

（機關槍不斷地射擊）

（對面衝鋒過來，齊聲吶喊）

排長：（舉手槍）目標——正前方——敵人步兵——一千——各放！

中國兵三：（放槍）去你媽的！

（槍彈齊發，手溜彈不斷地擲去。衝鋒喊殺之聲不絕。）

（排長來回地指揮着，李貴焦急地找尋什麼，二姑娘將毛姑置在安全地方）

李貴：老鄉，給我槍？

二姑娘：老鄉，也給我一枝槍！

排長：你們不能打，快退後去！

二姑娘：我會打！

潘振洲：（放了一槍，轉臉）滾開罷！——他媽的你也想打仗？

李貴：我們都會打！

二姑娘：（恨恨地看着潘）哼！

（槍聲不絕，李貴和二姑娘忙亂着找不着槍）

中國兵二：（一邊開着槍向中國兵一）媽的！打丁沒有？

中國兵一：（丟着手榴彈）好，打過仗再算賬！（指）這腦袋輸給你！

中國兵二：媽的皮你打罷！

（突然中國兵二中彈。李貴急拾其槍）

李貴：（伏在沙袋上）讓我來！

劉玉標：（射擊）去你個丈人！（突中一槍，倒。）

二姑娘：（急拾劉槍）好，我的！

潘振洲：（急看劉忙奪回二姑娘手中槍）放下！

二姑娘：（生氣）怎麼？

潘振洲：（沒理她，將兩根槍放在一起，向外射擊）……

中國兵三：（中了槍）操你媽！（倒）

二姑娘：（拾中國兵三槍，開始射擊）……

中國兵一：（向中國兵二）怎麼啦？打呀！（再看，知已死）哎呀！（飛來一彈亦倒）

二姑娘　哥哥！哥哥！

（未幾，排長，李貴，潘振洲都相繼中彈受傷，只剩二姑娘獨自在射擊着。

（對過衝鋒聲大起，二姑娘拚命射擊）

（毛姑娘也畏縮地摸過來，預備放槍）

（突然，衝鋒聲高，日本兵一二從沙袋上跳下來，二姑娘急退退步射擊，但日本兵一二已經跳下，威逼着二姑娘，毛姑娘又藏起來）

二姑娘：（子彈已完，只有後退）

日本兵一：（向二）就是她，——漂亮！

（日本兵一二將二姑娘和毛姑娘向後逼，倒在地下的潘振洲按住創口，急勉力撐

起，抽大刀，從後將日本兵一二砍倒）

（這時日本兵十餘人不斷地衝上沙袋，潘振洲轉身撲去，舞起大刀，一刀一個，砍下去）

潘振洲：（越砍越起勁）四個！五個！六個！……

（日本兵還不斷地來，潘振洲在他們沒上來之前就砍下去）

潘振洲：七個！八個！九個！……十三個！

（砍個第十三個，精力已疲，頹然倒下）

（對面衝鋒之聲又近，二姑娘急加速地射擊，但衝鋒之聲更近——已逼到跟前了）

（這時，援軍趕到，只聽見叫：「殺呀！……」）

（吉星文圍長領頭，一小排人都手執大刀，從後邊奔來，跑過沙袋，衝殺出去）

吉星文：殺呀！……（下）。

衆人：殺呀！……（下）。

（二姑娘還才住下手來，轉臉看見潘振洲倒在那兒，急跑去替他紮起傷口，毛姑娘也去幫她忙。）

（這時，潘振洲悠悠醒來，看着她）

潘振洲：（看清楚是她，突然推開）滾開！滾開！……（二姑娘還在替他包紮着）

（殺聲震天：「殺呀！……」）

潘振洲：……滾開！……

（幕落）

第二幕

時間：七月二十九日下午六時，夕陽西沉。

地點：宛平城的城頭上。

人物：中國兵四：——二十九軍士兵。

中國兵五：——仝上

中國兵六：——仝上

中國兵七：——仝上

民衆，傷兵，若干人。

傳令兵。

慰勞的男人。

慰勞的女人甲。

慰勞的女人乙。

潘振洲。

毛姑娘。

二姑娘。

吉星文。

佈景：宛平城的城頭上。左邊露出城樓的一角，旗桿上飄着中國國旗。向右是一列斷殘破壞的城牆垛子。

（開幕時還有斷續的槍聲，繼卽歸於沉寂。這時，潘振洲和中國兵四、五、六、七以及二姑娘都抱槍伏在牆垛上。老百姓用門板，繩床等等抬着傷兵，低頭從舞台上通過，從城樓那兒下去。）

潘振洲：（轉過身來——他的左膀用紗布吊着。）他奶奶的，日本鬼子死絕了種啦（一片呻吟呼號聲）

？（倚牆坐下，掏出耳朵上的香煙蒂兒燃起來。）

中國兵四：（重重地向城外吐口唾沫）鬼子要休息啦！趕快回到你媽懷裏吃奶去罷！（轉身坐下）

潘振洲：（向左招呼。）二姑娘，坐下來歇歇，鬼子退到他媽狗洞裡去啦！

二姑娘：（轉回身來，悻悻然）二十天啦，我才打死三個鬼子！……這會兒連影子都沒一個了！

中國兵六：（急轉身）三個還不够？——早够本兒了，二姑娘！打死一個，正够本；打死兩個賺一個；打死三個，你賺了兩個啦！您還這樣打法，拼上幾十萬人，還不把鬼子打光了嗎？

二姑娘：賺了兩個？我哥，我媽，死了就不算數了？

中國兵四：二姑娘，您別急，等碰着好日子，讓潘振洲再替你砍上十三個！——要是還不够，我再替您砍上三五個　湊湊數，總行了罷？

二：姑娘：我要自己砍！

中國兵七：媽的皮！他壓根兒就不敢見你的面！（向潘）讓我抽一口（蹲下來）媽的皮，讓你砍嗎？日本鬼子盡巴操的，他壓根兒就不敢見

閉眼！

中國兵四：你急什麼？打仗的日子多着哩！八號起，哪天讓老子殺個痛快，死了也許打不下去，現在還怕媽的個屄，廊坊、豐台都開始有咱們一團人打，這個仗也你有長壽，還怕沒有鬼子砍？伸直腿睡覺，（躺下）等着罷！

中國兵六：（扛着槍來回巡視着）你閉住嘴罷！少說話，多打仗！

中國兵四：不說話，肚子還漲破了哩！（坐起）

中國兵六：專門兒吹牛皮，就把鬼子吹跑了？

中國兵四：不吹牛皮，鬼子又會跑嗎？

中國兵六：媽的，老子跟你打汕嘴！

中國兵四：（逆來順受）好，你不理我，我就不跟你說！（再躺下）

潘振洲：媽的，廢話少說一點吧！

中國兵四：（服從地）嗇！——我睡覺。

（毛姑娘提了一壺水從右邊跑來——如今，她胆子大得多了）

毛姑娘：老鄉，誰喝水？誰喝水？

（衆人都解下茶杯接水）

潘振洲：毛姑娘，給我一杯！

中國兵四：（跳起來）先給我！——敬禮！（敬禮）

毛姑娘：（也舉手敬禮，但姿勢錯誤了）敬禮！

中國兵四：（改正她的姿勢）這麼着。

（衆人笑）

二姑娘：毛姑娘，來，我教你操！（授槍給她）

毛姑娘：（接槍，立正）來。

二姑娘：舉槍一、——二、——三！

潘振洲：錯了，槍不是那麼舉的！

毛姑娘：（生氣）二姑娘會教我，（刮鼻子羞他）二姑娘是你的……是你的……

潘振洲！哼，二姑娘還是我教的哩！

毛姑娘：我不要你教！二姑娘是你的……她自然要你教呀！

中國兵四：（大笑）二姑娘是他的什麼？

潘振洲：（同時）鬼丫頭，你說嗎？

二姑娘：（同時）毛姑娘！你胡說什麼？（拖住她）

毛姑娘：我，我，我沒說什麼！（遙指）哦，你看，老百姓送餅來了！

（大家齊向左看——左邊上來三個慰勞的民衆：兩個女人，一個男人，都是工人小販模樣。捧着大餅包子等等。）

男人：老鄉，諸位辛苦啦！

中國兵四：嗨！老鄉，別客氣，您辛苦啦！

男人：（歉然地）沒有好東西，這是我們自己做的粗餅，跟包子，請諸位充點飢。

中國兵七：嘿，老鄉，太客氣了！這……

中國兵四：這，……眞教我們弟兄不過意。

女人甲：大餅烤焦了一點，眞做的不好。

女人乙：（赧然）我也不會做包子，都沒蒸透。

中國兵六：大嫂，眞客氣！

（慰勞者分發大餅與包子。男人向二姑娘和毛姑娘看。但沒有發。）

潘振洲：（看看二姑娘，將大餅折成兩半，將一塊大的給她）唔……

二姑娘：這是老百姓送給你們的，我不吃。

潘振洲：什麼「你們」「我們」你此刻不已經是咱們一夥兒了嗎？（咬了一口餅。

又想起毛姑娘）哦，毛姑娘你吃！

毛姑娘：我更不吃！

男人：哦！這兩位小姑娘也能打仗呀？（忙遞餅給她們

女人乙：哦！小姑娘，你們眞能幹！吶，吃包子！

二姑娘：多謝你們！

男人：什麼話，我們該多謝你們哩！（向右去）好，諸位老鄉，回頭見。

中國兵四：回頭見。

男人：（臨行又回頭）哦，諸位老鄉，你們聽說嗎？我們軍隊已經打下豐台，奪回廊坊了！

潘振洲：（驚喜）什麼？打下豐台跟廊坊啦？眞的？

男人：眞的，報上已經登出來了！（全女人甲乙下）

中國兵四：（一跳三尺高）哈哈！我們軍隊打勝了！（丟了槍，豎了一個蜻蜓）打

勝啦！（亂翻筋斗）

中國兵七：（仝時）奶奶的！咱們二十九軍眞不含糊！（拍胸）

中國兵六：（同時）他媽的，中國人翻身啦！這一下起碼打死它幾千人！

中國兵五：（同時）二十九軍也吐了一口冤氣了！

潘振洲：（狂喜。粗暴地打了二姑娘和毛姑娘一巴掌）打勝仗啦！打到關外去！

毛姑娘：（護痛）哎哇！……

二姑娘：（吃驚）哎呀！（隨又笑了）什麼時候打到關外去？

潘振洲：（瘋狂地）打到關外去！打回老家去！（連連拍二姑娘的肩膀）二姑娘，跟咱們回老家去。

中國兵四：（舉起槍唱打回老家去）打回老家去呀！

衆人：（都舉槍揮舞，唱）打回老家去呀！……

（歌聲未畢，傳令兵自城樓那兒上）

傳令兵：（大聲）諸位兄弟！

衆人：（停止）什麼？

傳令兵：團長命令：各人準備，馬上全團撤兵，退出宛平。

潘振洲：（跳起來）我操他奶奶，誰說的？

傳令兵：這是團長的命令！（向右下）

潘振洲：什麼狗屁命令！咱們克復了豐台廊坊，怎麼倒要撤兵？

中國兵七：媽的老子們又被漢奸賣了！

中國兵四：別吵，咱們先問問，說不定是團長的什麼計策。

潘振洲：放你媽的屁！撤兵還有什麼計策？這又上他媽鬼子的當了！

中國兵六：奶奶的，算算賬罷：打八號起，一會兒和平談判，雙方撤兵；一會兒是談判，又是撤兵！談判，撤兵！談判，撤兵！撤到他媽的現在，鬼子一個也沒退，盡是他媽的緩兵計！——怎麼着！咱們打了勝仗，倒反要撤兵？咱們弟兄死

了好幾百，白送啦？

二姑娘：打死我也不退！——我退到哪兒去？宛平城就是我的家！

毛姑娘：不退，我也不退！

潘振洲：不管他是團長的命令，是軍長的命令，誰要退一步，不是人。揍的！也不算是中國人！

中國兵七：誰教老子退，先把這（指頭）顆腦袋瓜子給砍掉！

衆人：不退！不退！不退！

中國兵五：（一直沉默着）嚷什麼？見團長去！

衆人：對，見團長去！

（大家正拔步向城樓那邊去，吉團長已經站在那兒了。）

（衆人習慣地立正敬禮，全場沉寂。）

吉星文：（嚴肅而愁悶地。）弟兄們，要見我麼？

潘振洲：（粗暴地）團長！誰叫撤兵？

吉星文：（低沉地）我！

中國兵七：（粗暴地）團長想當漢奸嗎？

潘振洲：（緊接）咱們克復豐台，奪回廊坊，已經打勝仗了，幹麼要撤兵？把我們賣給鬼子嗎？

二姑娘：（同時）我不退！——我死也不退！

中國兵六：團長，您是要咱們上鬼子的當，還是要咱們當漢奸？

中國兵五：（緊接）團長！一句話：要咱們退兵，先把咱們一團人槍斃了！

中國兵四：（同時）團長，您還是有什麼計策？——

潘振洲：（向四）屁！

吉星文：（沉痛悲憤）弟兄們！誰相信我會當漢奸？——誰相信，說！

（衆人默然）

吉星文：（顫聲）弟兄們！我們的北平失守了！

衆人：（驚叫）啊？咱們不是已經奪回豐台廊坊麼？

潘振洲：（責問地）咱跟廊坊都克復了，可是北平一撤兵……

吉星文：是的，豐台跟廊坊都克復了，可是北平一撤兵……

潘振洲：失守得這末快？咱不信！

衆人：那有這末快？北平又怎麼會失守呢？……

吉星文：（憤激地）弟兄們，我會騙你們麼？我吉星文……

了，還等到現在麼？宋委員長不讓我打，我

（衆人沉默）

吉星文：（悲痛地）在蘆溝橋打起的時候，我充過孬種麼？宋委員長不給我們接濟，我不顧一切地打！偏要打，宋委員長不給我們接濟，我不顧一切地打！偏要打，宋委員長不給我們接濟，我不顧一切地打！偏要打，

沒有接濟，沒有救護……什麼都沒有，但我們都拚死地打，和平談判我們沒有理，片面撤兵我們沒有退！（奮昂）我們忍痛犧牲，艱苦支持，拚命死守了二十天。如今宋委員長已經脫離了漢奸包圍，決心抗戰，整個民族革命戰爭已經起來了，難道我吉星文還會當漢奸麼？（衆人感動得低下頭）

吉星文：（沉痛地）如今，我們宋委員長雖然決心抵戰，可是大勢已去，已經遲了一步了！起初，敵人一面和平談判，一面在不斷地進攻，不斷地增兵，我們不加以抵抗，等到抵抗的時候，敵人早已布置就緒，我們就吃了大虧了！！（更悲沉地）此刻，南苑失敗了，趙登禹師長陣亡了，佟麟閣將軍戰死了，北平已經失守，豐台廊坊得而復失，全線已經失敗，我們除了退守保定，已經沒有別的辦法了！……

潘振洲：咱們賭咒發誓保守蘆溝橋，保守宛平城，現在再撤退，對得住自己麼？

中國兵五：咱們情願死在蘆溝橋上，死在宛平城上——不退！

吉星文：（溫和地）弟兄們，我們固然有守土的責任，但在整個戰線變動的時候，——北平既已失守，蘆溝橋跟宛平已經沒有保守的必要了。我們困在這兒祇有犧牲；我們要退守保定，才能有抗戰殺敵的機會。（激昂）兄弟們，我們是在這兒等死，還是退出去再打？（默沉）

潘振洲：（悲痛地）可是咱們死去的弟兄呢？就白白地死了麼？

二姑娘：我們老百姓的性命也白送了麼？

吉星文：（奮勇）弟兄們跟老百姓並沒有白犧牲了。有了我們蘆溝橋的抗戰，才激起華北的抗戰，才會有整個民族的全面抗戰！我們的弟兄跟老百姓，的死是光榮的！他們都是中華民族光榮的烈士！他們的精神永遠不死！……

（沉默）

（突然，大砲：「轟！」）

吉星文：（呼叫）散開！

（衆人散開）

（大砲繼續不斷地轟擊）

（飛機突至，炸彈聲：「砰！……」）

（大地在震動着，士兵在沉默地憤怒着）

（砲彈與炸彈不停地轟炸）

中國兵四：（向城外吐唾沫）呸！有種的跑過來，一個抵一個！

潘振洲：（對天上飛機）咱們的高射砲呢？咱們的高射砲呢？（急隊倒向天開槍）

吉星文：（急制止）別開槍！

（天上的飛機以機關槍向下掃射）

吉星文：臥倒！

（衆人臥倒）

潘振洲：（再舉槍射擊）我打死你個狗入的！（突被機關槍射中）哎呀！（高舉的槍落下）

二姑娘：（驚叫）哎呀！……（撲倒過去）

（飛機遠去，大砲暫停）

二姑娘：（扶起潘）傷了哪兒？傷了哪兒？……

（衆人圍聚過來）

潘振洲：（强自振作）沒……沒有什麼！（推開二姑娘，挂槍而立）沒有什麼！

吉星文：弟兄們，我們得馬上撤退——退到保定去再來打！

不能再獃在這兒受無謂的犧牲了，我們

潘振洲：（極奮昂）丟了十個宛平城就丟了麼？

吉星：（極奮昂）丟了一個宛平城算什麼？只要抗戰，只要全中國抗戰到底，就丟了十個宛平，一百個宛平，算什麼！——最後的勝利是屬於我們的！

潘振洲：（恐痛含淚）好，就退罷！

吉星文：（向城樓那邊叫）號兵！——降旗！

（號兵吹降旗號。全體敬禮。毛姑娘扭動着手，不知怎麼放才對）

（吹號聲中，大家都含淚欲滴，靜靜地盯住那慢慢降下的國旗）

潘振洲：（漸漸支持不住，倒下。掙扎着叫了一聲）中華民國萬……歲！……

（衆人震驚。但都向國旗敬着禮，不敢動）

（國旗降落。號停止）

二姑娘：（迸裂一聲叫出來）啊！……（撲倒在潘的身上）潘振洲！……

吉星文：（接下國旗，蓋在潘的身上。含淚地）他已經爲中華民族光榮地戰死了！敬禮！

（毛姑娘忙拾起潘的槍來，昂然立着）

（全體向死者敬禮）

（沉默）

二姑娘：（突然狂叫）中華民國萬歲！……

全體：中華民國萬歲！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幕落）

九三七，九一九

版權所有

奸　漢

著塵白陳

1938.6.15初版

1—3000册

發行人

發行所

專

抗戰戲劇叢書

一　米（一景四幕劇）　洪深著　售洋二角
二　前夜（四幕劇）　陽翰笙著　售洋三角半
三　李秀成之死（四幕劇）　陽翰笙著　售洋三角半
四　塞上風雲（四幕劇）　陽翰笙著　售洋三角
五　古城的怒吼　馬彥祥編　售洋三角
六　漢奸　陳白塵著　售洋三角

華中圖書

1011642

蔣介石先生思想研究集

劉炳黎著　　實售五角

本書曾經南京前途書局出版印行，銷行萬餘册，最近又經著者重新增删，交由本公司出版，際茲抗戰期間，委員長之言行，爲全國生死存亡之所繫，國人應有切實之認識，本書之出版，於出版界當有其相當之供獻。

日本侵華之間諜史

鍾鶴鳴著　　實售六角

本書關於日寒種史料豐國人，十餘萬言，收集之豐盡，爲抗戰期貴之讀物，不僅工作者應人手一册國公務員及軍事家亦均應

中華民國玖拾年柒月　玖日　特價送　遍。

A wide variety of excellent photographs can be found within a single locality. Harry Robin demonstrates it with his . . .

Pictures on the WATERFRON

國家圖書館
002324694

TOO often photographers, teurs and professionals complain that they have exha the picture possibilities within reach of their homes or studio some cases their arguments are founded—certainly the pictorial ities of the Grand Canyon or Maine Coast cannot be brought focus unless those places are vi But, a single street corner, or i case of Harry Robin, one pier o Hudson River can provide ma for a wide variety of fine photogr

All of the pictures for this were made by Harry Robin, an a tical engineer at the Juilliard S of Music, during a period of months. The locale for each was tical—the docks at the foot of York City's 130th Street, which bin passes each day while dr to his office. His attention wa tracted because the never-endin tivity of the waterfront prese an entirely new scene for pic each morning and evening.

Stimulated in his amateur p work soun notic es. H